

## 懸 浮

屋裡安靜喧囂的因素是那隻貓不斷地抓扒那份報紙，那份某個專門把新聞弄得像戰報或廣告紙一樣的所謂大報，那是強迫贈閱的，爲了報假業績，強迫別人接受贈閱，真是好笑！有點自甘墮落！

貓用爪子玩弄牠的報紙，殘忍地、毫不遲疑地，連咬帶抓撕成—好聽的碎片，她反正不相信那家報社，橫豎送來都不看！

但是，下午阿蕭老師打電話給她，難得聽到那麼生氣的口吻，「我有作剪報，留下來，將來給我女兒看，教她怎麼倒過來閱讀台灣的報紙！」

阿蕭老師很生氣嗎？他女兒不是在英國唸舞蹈嗎？

通常他會說不會不會氣哪！只要不理他們就可以了！邁擦伊啦！

現在他的語氣難得那麼滔滔不絕！

「以爲別人都是憨呆，都是傻子嗎（國台夾雜）？那人家不會反過來讀新聞，反正你怎麼寫，我相反地讀，而且再想一下這是何居心？台灣哪有那麼爛？你們以前做的算什麼？二二八殺死那麼多人？都沒找你算帳！黨產一大堆也不還，欸！還要每天鬧！把台灣搞垮再說！不會給他們得逞哪！我們台灣人哪有那麼笨，笨到去讀這種夭壽的新聞！」

阿蕭老師是她以前國標舞的老師，那以前帥帥的、憨憨的，有些湯姆漢克的樣子，雖然西裝領帶，但她笑說他是國標舞公務員！他常對著她老氣橫秋地講話，她就會笑說蕭爸爸。

他幹嘛那麼生氣？她女兒菲菲問道！

覺得太呷郎夠夠吧！

她用半生不熟的台語回答她！

她看起來很不屑的走開！這幾年來，她都是這樣！她則默默地住嘴，告訴自己要節制，不要什麼話都找人講！留點尊嚴給自己。

阿蕭老師打來電話是禮拜六下午！

喔！難怪唷！不是在辦公室，所以講那麼大聲，一定是最近保險業不好作，業績直直落是不是呀！她故意地調侃他！那人喜歡過自己，很久以前了！後來他說，欸！妳喜歡逗我！她就開始正經起來！

說別人業績直直落，那，自己呢？

自己的心情，也一直直直落，什麼心思都垮垮的，寫不下任何東西！施明德在做什麼？做什麼你還不明白嗎？在懲罰只給他八仟票的台灣人民！他要選總統不是嗎？南台灣人早就知道他的人品了！

他消費的女生比他消費的酒還多！

爲什麼還有那麼多的台北女人排隊去領他發的紅玫瑰！

哦！想想看！誰都知道那種「所指」！她突然想起舞鶴的小說，那被閹割過

的語言要回復到「正身」時的神經秩序裡的賓館的奶的沙魚豆腐，他行嗎？又說患什麼絕症的，報紙寫說上賓館，又指稱什麼辣妹的，他嘛行？

消費那種所指的概念，還能「指」什麼呢？意淫吧！紅玫瑰，瘋了！又一個送上門的去討紅玫瑰！

北台灣，喜歡馬英九、施明德的鬧瘟疫，疫情最嚴重的北台灣，喜歡那裡大家長制，很法西斯的市民階層與公務員的北台灣，慾求不滿！天打雷劈！居然自稱布爾喬亞，玩死了列寧及托洛斯基、馬克斯！

人越多越好，幾家中共在背後撐腰的電視台，SNG 整天二十四小時報導「紅場」靜坐的花絮不斷！人愈多愈好，穿紅衣，唱九月桂花遍地開，就差扭秧歌了！號稱十萬，浩浩蕩蕩，原來只有三萬！往後人潮越來越稀，快沒什麼人了，只得號召人往中南部去—「全民開花」！

小姜是專門替別人做舞台包場的，她估計，靜坐到現在，又是便當茶水，衣服雨衣的，吃喝拉屎全民買單，搞不好後面還有個大盤撐腰的！

這一、二億！弄得他如何再有退場機制，錢哪裡來的？帳戶公開再說！不又是陳由豪加中共加 KMT 的黨產！小姜很嚴肅的抿著嘴唇，她頭髮剪得像個小男生，外套長褲的，眼睛裡彷彿還有一層眼睛，定定的看人話不多！她就是這麼估量這些個小丑的！

小姜是她在曄曄那裡認識的，小姜只管叫曄曄吳老師，叫她周老師！

那天是 916，小姜打電話給她在捷運出口站見，到了現場人貼人，加上中南部上來的，少說也有三十萬人次！台上人講得聲嘶力竭的，台下則群情沸騰！

她在人貼人的現場待不住，她覺得自己早過了搞街頭運動的年紀，但是又捨不得走！她心臟不停地跳，後來只好坐到中正紀念堂旁邊休息！

小姜說問過曄曄老師太忙不能來現場嗎？她抿抿唇不想說什麼！吳曄曄不是在挺呂秀蓮嗎？

民進黨這四大天王看起來，只有游錫堃還厚道點，其他尤其是呂秀蓮、蘇貞昌，前者吃相難看，後者城府很深！一付狠像！

而民進黨，外有強敵，內有奸佞小人通敵，尤其是新潮流那一夥！現在選民都看得懂了！別假批判之名，行通敵奪權之實了！

欸！貓玩夠了，一地的報紙屑，她不用吸塵器，拿來掃帚，九月底了，天氣陰陰的，雲層變低！天涼好個秋！好像要下雨！

你知道台灣這樣倒扁，每天損失多少？阿蕭老師咬牙切齒地說：一天一百一十九億哪！這是經濟部的統計！夭壽！希望他們被打死！！

可是到紅場搞倒扁穿紅衣的，都嘛是「十八趴」的多，「十八趴」要倒扁！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軍公教！經濟不景氣，統計出國旅行，玩得最多的，還是他們！全民買單，讓他們沒事去倒扁！樓下早餐店的老板，用眼睛狠狠地瞪那幾個一家老小都紅衣的外省人！那兩夫妻好像怕落單似地小跑步起來，有些狼狽！不像在凱達格蘭大道那麼耀武揚威！

還有就是，最假仙的馬英九啦！特支費放自己口袋，還大刺刺罵別人是貪腐的總統！

阿那媒體都是他們一家人，背後大老闆又是中共，還有什麼話說，明目張膽替那隻英「九」包裝，有個歐吉桑氣不過，蛋餅才吃一半！這款郎！他皺著眉頭拍桌子！

你邁講甲嘴角破去！歐吉桑！保重啦！早餐店的老闆笑咪咪地送他一杯豆奶，阿豆奶免錢送你呷啦！嘴氣勿丫啦！

那隻叫摩西的貓安靜下來，牠嚼了嚼乾糧，在這之前「紙」的吸引力徹底失效，她注視著這隻小母貓，沒錯！牠應該是菲菲的小孩，所以菲菲完全不顧別人的感受，她哥蘋果綠的羊毛衫，別人的圍裙，所有乾淨的、新的，有人來住宿時可以提供的毛巾，都被拿來當作摩西的浴巾、浴袍及床墊了！這時候的摩西一定不會感恩，她在用吹風機烤熱身體時，嘴裡儘是咕嚕呼嚕嗚哇的髒話連篇，「這貓會罵人——。」還會咬人哩！

菲菲理都不理她的娘，她眼中早已不必尊敬許多人，至於尊重看也不必了！她在學校就有一些加入民進黨的同學，有的看起來還帶點憨，但急功近利，見不得別人比自己強，則有志一同！和民進黨的新潮流一個樣子！老的封閉，年輕的急功近利！她的娘雖不是這號人，但她一點也不在乎！她看這女人就是「犯賤」！不用給她好臉色看就對了！她從小看她在自己的父母及弟弟前忍氣吞聲，人格扭曲，早已司空見慣，什麼寬容、包容、原諒，講些屁話！她字典裡沒有！

就如同阿扁，那位叫陳水扁的，活該！！

但她肯定強者，暗地裡說，這叫現實！

所以她每回對她那位叫「媽」的人說話，都會厲聲厲氣：「妳懂了嗎？妳懂了嗎？電腦白癡！這女人，爲什麼那麼笨！」

這女人周曉賓偏偏也和自己的娘不合！她愛不起她的娘！因爲，她的娘也瞧不起她！明明別人說周曉賓漂亮，她會嘴一撇說漂亮有屁用！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問題是，她女兒周曉賓看的書、寫的文章，她全看不懂！她唯一看得懂的是她不行，一個窮鬼，沒有專長！寫作不算！教書？教什麼狗屁社區大學！算什麼專長，呸！

就因爲她自給是個有執照的護士助產士，可以有專長！她的專長得來辛苦不易，在廣州的中山大學附屬的婦產學校唸書，才十五、六歲，逃婚，偌大的家產，卻沒人接濟她，自己半工半讀，晚上到醫院打工，兼特別護士，白天還要上課，睡不到二、三個小時，她的教育養成裡有個特別的習慣，別人聽不懂時，她就發火，教小孩功課全是用打的，自己幾十年和家人離散，獨立更生的怨氣一股腦兒上來，幾乎把周曉賓打死！

周曉賓有個更賤的狠招，奶奶不疼！爺爺不愛！耶穌基督愛！她成了基徒。

在她眼裡，耶穌基督是全世界唯一沒有優越感，和窮人接近，不具侵略性的「人」！她根本不 care 耶穌基督有沒有後代，有沒有和瑪利亞一段情！或他是 He 或是 She，也許是投射吧！

她在意是耶穌基督對人的啟發！祂憐憫那人類世世代代有冤屈受苦受難的人民！祂甚至憐憫那恨人的人！

因為，就像當時一樣，解釋權都在別人手裡！但真理卻在最底層和最卑微的角落，祂拿回來了曠世以來的解釋權，最高最久的！

這不就像是台灣嗎？拿回解釋台灣人身份的歷史解釋權！

看來解釋權都在大台北，好一個大台北，大台北瓦斯！有一天把這些愛鬧的十八趴都燒光！死中產階級！

她又變得生氣起來，和早餐店裡的歐吉桑沒兩樣！

那天她趁謝南俊北上時，把自己那部銀灰色的 Toshiba 送給了謝南俊，她主要是覺得這裡停車費高到離譜，一個月要柒仟大元！還要看交情，給她方便，停車場管理員，一個兇神惡煞，她周曉賓和他吵到要打架，後來來一個停車的台灣男士看不下去，上前理論，那人身體壯碩，反過來追著那隻豬跑！豬邊跑邊叫來人哪救命！頗為奇怪！那管理員雖然不敢再兇她，但她當下決定，不再把車子停進這眷村改建後的停車場裡！她生平最怕忍氣吞聲，被人挾持。

謝南俊北上後，她到監理所辦了過戶，把車過給了謝南俊。她至今仍舊稱呼謝南俊為謝董事長！雖然謝南俊坐冤獄出來幾乎粉身碎骨，但氣度還在，每天孜孜不倦地研究開發他和日本合作的濾紙咖啡杯、紙棺材等等專利，但是據她看來，有點大事不妙，謝南俊已七十五歲了，阮囊羞澀！當年替曾永智頂下中港路大廈，讓他有錢做大百貨店開辦費的豪氣干雲早已不見，如今他們住在台中郊區，他那不輸給愛娃嘉娜的美麗老婆也已七十好幾，每天穿著她那上等質料的老貴婦裝，乖乖地等四、五十分一班的公車上老人大學，天呀！她倒抽一口冷氣，絕佳的涵養韌性！車子送謝南俊，為的是希望謝南俊疼某，多載載她！

但人家某可不這麼想，直把妳周曉賓當天敵，防妳的緊！怪只怪那南俊老爹愛人前人後的誇妳，什麼有見識，有才氣！這下好，連朋友也沒有了！

摩西睡覺時，喜歡找個軟軟的墊子，如果沒有的話，就是一塊布或者毛巾也罷！她看著那小母貓用沒有癱瘓的上半身，搆著椅背上的外套，那爪子勾下來的衣服，立刻就成了她的墊子。

她有好幾隻漂亮的填布娃娃小狗、小象、小兔，她咬咬咬就膩了，有時把那些軟布偶當枕頭，電視第四台剪掉之後，沒人再把她放在膝蓋上一同看電視，也沒新玩具可玩，摩西的脊骨被車撞斷，下半身癱瘓！每一分鐘都需要把屁屁裹在紙尿片裡，她開始知道自己不能跳，只能爬的事實了！她現在不太咬人，放在洗

臉盆泡熱水時很乖，但會提醒妳，「喵嗚」、「喵——嗚」，那意思是妳別忘了我在這裡呀！聲音像小孩子一樣，發脾氣前嘴已經要打開咬人了！但妳一說「親—親」，她馬上先合上嘴和妳碰嘴唇！再記著要生氣！

這就是摩西！

中秋節之前菲菲加班到二、三點，回來提了隻大紅緞帶花的大竹籃子，裡面有兩個文旦，一瓶紅酒，一盒葡萄乾巧克力，一大盒香格里拉包裝的月餅，她很少看到有那麼細心的老闆，但是，沒有加班費，這算是謝意！而以後加班的時間越來越長！

禮拜天的午後真的有些寂寥，有點入秋的溫度突然間又熱起來，她打開那方盒裡球狀的葡萄乾巧克力，吃了幾顆，為摩西洗完澡後才發現忘了吃中飯，她做了紅燒豆腐加些碎肉末，撒下蔥花，吃完才發現已經快三點了，三點鐘有一場朋友舞劇的演出，那人名叫小林真吾，已經六十八歲高齡了，可能是最後一次來台！

穿衣服時她特別沮喪，想到那天在她們那日本式的教學中心前廊上和茗亭聊天的事，她不知道為什麼不由自主地向茗亭講了許多心裡的話，而茗亭雖輕聲細語，像個有教養的女人那麼「回答」她，但她覺得她並非是真的安慰她，她老覺得茗亭骨子裡有她的某種很嚴謹的地帶，緊緊地，讓別人很不自然！但也許是她的錯置，那也不算真的是那樣，可她較為傳統保守也不一定，她把那衣服穿了又脫，覺得有種疲累泌進每寸的肌骨，事實上人人都有權力改變，包括妳自己在內，妳是否太專斷了！她在心裡自責，又覺得自己在別人眼裡，也是一樣地難以瞭解也說不定！

其實這只是一種自我否定的習慣，她對著穿衣鏡穿上又脫下另一件有些緊身的亞桔色上衣，而這上衣是她一位開精品店的學生送的，她要請她吃個飯卻一拖再拖！到了這個地步，一切都讓人沮喪，她害怕自己佔人便宜，但又不好拒絕那溫暖及愛。

她脫下所有的衣服去洗澡，她覺得自己全身酸疼，她把摩西從籠子裡抱出來包尿片，摩西玩了一下子，便到落地窗邊看對面樓層的窗戶及行道樹，陽台的欄杆有些水泥砌出的高度，剛好擋住了貓的視覺，她感覺到摩西在變成一位小姐了，醫生為了救她動了三次手術，其中一次順便拿走了她的子宮卵巢，她覺得有種種的落寞殘忍，侵襲著她，而她還欠國家文藝基金會的稿子，那稿件有三萬多字被她丟掉了！

她去洗澡，並且放鬆的告訴自己，放棄外出，是目前最好的選擇，摩西至少知道自己並不寂寞，有人陪她，而且不看小林真吾也不會死！也不會因此就不能創作了！

她決定做一下自己，她對茗平姐妹也許有些想法，但是她不信任自己真正盤桓不去的感覺，那是高牆，她們的舞團和她們的老師朱菊英曾受過嚴重的政治迫害，那迫害包括特務跟監、打壓、燒掉她們的舞蹈社等等，她們跟妳是好朋友，但她們會露出原本被傷害過的實像，有時沒信心，不敢相信，妳和她們之間的芥蒂，就只有這些，這不是她們的錯！也不是妳的錯！這需要時間！

她們一定有些納罕，覺得妳怪怪的！

那就不去了！讓妳身體裡的疼消散一下也好！妳累了！妳可能還有一些別的東西在嘟嘟囔囔的，但無法言明，好似捕風捉影。

大家都需要時間，她們曾被國民黨長年迫害，舞蹈家朱菊英老師把芭蕾舞及現代舞帶回台灣，是開風氣之先的少數前輩之一，有人稱她台灣舞蹈之母。但是她吃了很多國民黨的苦頭，包括把她的丈夫關起來驅逐出境，又把她關在綠島逼她挑糞，夫妻倆五十年後再見，都已白髮蒼蒼步履蹣跚，而茗平是朱菊英老師最貼心的學生，後來又成了她的媳婦，茗平承接的不只是舞蹈社，還有就是，承襲了這筆歷史上的血淚及政治壓迫！

在她看來，茗平無一不苦，但茗平也好強，她們處理的行政事務都會有自己獨特的認知程序，以前她每想到茗平，就忽然會有股熱氣直冒到頭頂的感覺，彷彿不能自己的陷入那些國仇家恨的糾纏裡，看到在茗平身邊幫忙的所有朋友的那種投射！所以，那麼苦的人啊！你還要斤斤計較什麼呢？何況，茗平什麼都不顧了，她的歷史的宿怨拼命拉著她，她哪管妳肚子裡的硫磺及二氧化碳！

這就是了！妳茗亭不也好幾次向我訴苦嗎？而我也被迫害過呀！我周曉賓自覺是個家族罪人及棄兒，妳懂不懂呢？朋友！

不！茗亭的樣子是有距離的，她人已經離開台灣了，她在國外放棄舞蹈作裝潢，重新開天闢地，很辛苦的！這年頭，很多人不都這樣，不要把自己的蛔蟲往人家的肚子裡塞！

唉！周曉賓，妳就是學不會嗎？而繼承了朱菊英老師傳承的茗平、茗亭，難道不也有她們生存的難題及挑戰嗎？她們篤定的是必須生存在先，再來決定她們所能存活的自然法則，那麼多的朋友願意支援她們，為的是所謂的公理正義，而由他們所高舉的公理正義的正當性，有時是蠻虛耗及磨人的，哪個運動不是這樣焦頭爛額！而政治帶給人的卻是莫名、弔詭及狐疑！她有時看到茗平兩手抱胸，站在人群之外，為自己做的活動而保持距離靜觀，並且她感到自己的朋友驟然間的陌生疏離及恐懼，她在想什麼？她在害怕，所以用距離築出阻擋及否定嗎？很壓榨的對待自己，她其實是脆弱而膽小地，卻必須一股氣的做下去，她的舞團及她的社會運動她的種種意志力的行使，必須使她崔茗平，一位女性領導者和她的統馭規劃能和舞團符合若節！

但是，好幾年後，她才知道，茗平一碰到自己的作品演出，她就全身癱軟！自己抱胸，離人越遠越好！她的誤解，就是這麼來的！真累啊！

她怕自己！怕黑夜！怕特務！怕火！

據說，在舞蹈社被燒的那段日子裡，她失魂落魄到讓人擔心害怕的地步，她怕任何人，她白日不見蹤影，她常躲在自己的車子裡睡到深夜，再回到臨時工作室看助理放好的簡報及資料，一一過目，她再留下意見給助理，就這麼著，她又失蹤不見了！

那時她有一個令人泫然欲泣的好助理，錫芳！

錫芳走後，有段時間菲菲也幫過她，但菲菲體力不行，熬不過長時間的工作及驚濤駭浪！

時時刻刻妳的人類朋友們，真的需要的是理解及慰藉！但那是苛求！

妳知道，那悲傷一直是陪伴著妳的！那孤單也是的，那實在不必過於無望，那空洞虛無亦如是的！

最少，妳還有一具有靈魂的身體！

太無望的時候，她一定會走出去，她用阿蕭老師教的舞，到某些舞廳去「探險」！說「探險」，是比較接近她的狀態，直到現在，每進入某些講究的標準舞廳，她還是忐忑不安！好像是在接受檢測，但是她仍舊在半生不熟中進步，而玩出興趣出來！

她大聲地感謝主，讓她會許多舞，包括她練的爵士現代舞、芭蕾舞及騷莎，這些舞帶給她「生命」的感覺！

所以她在家怨天尤人，磨磨蹭蹭一番之後，她還是決定出去玩一玩，她覺得自己真是難搞的女人！

這種女人誰敢愛她？

看來只有不怕死的社會學教授—歐品欽吧！

歐品欽真的愛著這位「機車」女士一周曉賓嗎？有許多許多年了，看來好像是是的！然又不盡然！

如果不是的話，歐品欽不會每次見她就有「乍見」的感覺，像一枚新而亮的錢幣，有位詩人這樣形容過周曉賓，關於暴力及美學，她的犀利眼神和喜歡譏諷歐品欽的那張嘴，那嘴不常是讓他渴望去吻的，而是整體的，通過那雙眼睛，好幾年，他們都會互望或互看，而讓歐品欽的手觸擁她的肌膚，在他駕駛座的旁邊。

他們兩人都是路盲，歐開車常常走錯交流道，兩人邊開車邊講話，講的無非是某些學術上的問題或政治，可以這樣和周曉賓談話的，也唯有歐品欽！舞廳的男人大都保守，跳國標舞的男生也大都有些偏執狂，不然很少能學到道地的國標舞，單單一個倫巴裡的腰部動作，就有練到半年或一、兩年以上的功夫！何況是其他的華爾滋、探戈，尤其是華爾滋可以學一輩子。

周曉賓到了舞廳特別開心，這次有位 Temple 很棒的男子請她跳慢的，甚至兩人臉還不經意地碰觸到，爲了能跳另一種不屬於國標舞的舞步，兩人竟用滑步滑過全場！像是玩遊戲一樣！

而那時時間已晚，人數變少了些，和她剛進來的感覺又不一樣，剛進來時她在舞池邊坐在一個大眼的女生旁，兩人說了一會兒的話，她問那大眼睛的女生說今晚女生怎麼那麼多呀！那女生皺了一下眉頭說是啊！男生看來很差，她接著笑起來，捉狹地說，很多爛ㄅㄚ（腳）嗎？那女生點點頭說，是的！兩人又大笑起來，對方又接著說，所以不跳也沒關係，聽聽音樂好了！

哇！那麼多的女生都沒地方可去嗎？她們還想繼續抱怨，不料立刻有一個穿黑色衣服的矮個子把大眼睛請走了！

她坐著等不到下支舞，就被一個穿橫條襯衫的傢伙請到舞池，下一支她被一位叫珠珠的女生帶著跳探戈，那珠珠已經是老師級的水準了，兩人都站成標準舞姿才開舞，側身貼近三分之一，收小腹，她把肩膀打開成扇狀，和珠珠跳到後面，珠珠把她捧出去的手勢很凌厲快速，她也用快速轉腰回到她面頰旁，兩人照面時，珠珠還輕打了她臉頰一下，不要用眼睛勾我！我會昏！

她覺得自己需要有人鬧鬧，這些身旁的朋友都太嚴肅了，包括不會跳舞的歐品欽在內，更何況，歐品欽有太太！她跟人家老公在搞婚外情！幸好她目前是獨身！這讓她充滿自責及不自在！她不斷提醒自己不要太在意歐品欽，這人萬一有天生病要走了，說走就走，妳連醫院探病都挺困難！

而歐品欽是絕頂自保的人，是關切投入社會運動救了他一命！她覺得近幾年他較能瞭解她一些！那一點用都沒有，在公開場合，他們連話都不敢多說一句！

她什麼事都會告訴他，包括跳舞遇到什麼樣的人哪！自己教的課程又如何，學生又如何了，碰到生氣或挫折的事，歐都會提意見，或建議她怎麼做，這和她的前夫勞才俊不同，勞是對她的事全不聞不問，只要她幫他打拚，錢和事業當然是第一的！她只不過成了他的工具，連幫手都不是！

但歐品欽不可能離婚的，歐的家庭婚和他老婆的關係據說都很穩當，為什麼會和她有婚外情，她後來終於想通了！

是她周曉賓，讓歐的婚姻可以一直繼續下去，是她做了犧牲打！

她不值得的事還多著呢？

她不值得去「愛」的事也還多著呢？

又有那麼一天，她突然領悟，歐一定身旁還有別的女人，絕對不只她一個！

一九八五年，五二〇之前，她覺得歐還不甚了了，他剛從法國回來，教社會學，他不覺得學術界的人應該上街頭，雖然也主張廢除刑法第一百條，唯一死刑叛國罪，但為此他們倆從台中吵到台北，在一輛往台北的國光號上，那是她第十一次決定要和他分手！吵架的時候他嘴很賤！

「法國許多學者和哲學家不都參加過學潮及社運嗎？沙特、傅科不都是嗎？」

「那是法國，不需要舉法國的例子吧！」那麼東漢太學生運動呢？五四以來的所有知識界運動呢？

「那妳有沒有近代的論點可以說服我，典範可循囉！中國或台灣這樣的獨裁政治不是更可以關起門來，不需批判，只要在紙上寫寫開個會聲明發新聞稿就夠了，是嗎？」

「課堂上也可以！」這傢伙毫不羞愧的說。

「寧可作象牙塔的真功夫，也不需要上街頭搞運動，那不是我們的責任！」

「何況，象牙塔也沒什麼不好！那是非下真功夫的地方！」

應該說是五二〇之後吧！他居然開始轉向，不曉得是不是在國光號上那架吵得兇，後來她很久不想和他聯絡，每次都是這樣，吵過了，他會再打來，問妳還會不會生氣？害妳氣不起來！而且爲了政治問題吵架，那機會越來越少，因爲，

這傢伙居然自己也走上街頭了！

包括她自己，他許許多多的老朋友都在想，他變得可真神速！

應該是一九九九年開始，那時她寫篇小說叫一九九九，直諷郝伯村，郝伯村是當時的行政院長，直到最近李前總統登輝還對日本訪談的記者說，郝的軍權太大，到處都是他的人馬，解軍權的「杯酒」，就是行政院長這個職位，郝當行政院長兩年半，把他搞下台的是整個社會，那時不分省籍，也無藍綠，有志一同，對軍頭任職行政院長，心裡都不爽，學術界不像現在那般無恥，反的非常聳動激情，他們用寶力龍做成一個郝的人像，上面畫兩撇濃濃的八字眉，又踢又打的，李藉社會運動及民氣，把行政院長拿回到文人手裡，其實是回到體制的手裡，當時她覺得這總統很行。

如今她回首望去，居然覺得郝伯村其實在外省族群裡還算斯文，不像現在這麼睚眦必報，老顛佟！沒那麼囂張的，更囂張的是連戰、馬英九及那些媒體名嘴、藍派的立法委員之流，台灣的惡勢力，他們眼中何嘗有一個「台」字？

這個叫做台灣的地方，被一個叫做台北的危城，搞得全國沸騰，從 SARS 到紅衫軍，讓人覺得這是一座非常反動的，政治瘟疫之城。

尤其是馬英九，據說他是以前波士頓通訊的主編，職業學生，許多海外學人都因為他的通報舉發，失蹤或成為黑名單，十幾二十年不能回國。

當時海外獨派他們流行唱的是：黃昏的故鄉！但台北人聽了，會聳聳肩膀，干我何事！那意思是說死人又不死我家的！台北的泛中國化，在全台獨樹一幟！

他後來因為教課而認識了李延普，在海外時，他當年也是黑名單之一。

李延普加入過 FAPA，台灣人海外公共事務委員會，據他說，出事的數學家陳文成只是在海外台灣人的社團裡活動而已。他是美國數學界評價很高的一位數學博士，在李延普看來，陳文成嚴格說起來，只不過是一個熱情純潔有餘的學術人而已，他對台灣人在海外活動的運作，可以直指「陌生」兩字。

「警備司令部」抓他，完全搞錯了！在李延普的眼裡，陳文成就連去個郵局匯款都搞不清楚！對 FAPA 的事務可以說毫不知情！誰給了警備司令部假的情資，李延普的一些朋友們終於發現了端倪，因為陳文成在學術界的數學天份，直接威脅到某人，而他們口中的「某人」是誰？至於直接證據，更是少的可憐，那個特務會笨到留下證據的！

出賣陳文成的正是在海外社團裡的國民黨特務，據說那人現在還在台灣，而且是有頭有臉的人，依舊還掛著社運的名號招搖撞騙！

這是繼二二八，白色恐怖之後，又一樁台灣的血淚史，陳文成留下的獨子已大學畢業，妻子也早已改嫁，當時，箝制國外記者發佈驗屍報告的新聞局長宋楚瑜，如今也已是強弩之末！但是，當前這位市長一當年類似的行徑卻不會影響到他的選票，「台北」其實是很殖民化的城市！那麼，關於二〇〇四年的那些事又有什麼可說的？

很多人都覺得瘋狂而不可理喻。

他們教唆殺手偽裝成普通老百姓，在競選車隊造勢之際，兩顆拼裝鎗發出的

子彈，一顆劃傷陳總統的鮪魚肚子，一顆劃過呂秀蓮的膝蓋骨。因為，都是劃傷，所以第二天選舉照常進行，陳水扁總統更沒有因此而發佈戒嚴，儘管媒體繪聲繪影的指稱是民進黨為勝選而自導自演，但人民還是不為所動，把票投給了陳。

六百五十幾萬張選票，讓陳水扁二度連任成功，成為中華民國的總統。

但是，那才是讓有台灣主體意識的選民，含悲忍垢的開始呢？

所有的親中媒體，從二〇〇〇年到二〇〇六年，無日不無的放矢地攻擊辱罵這位細小眼睛，做過人權律師的南部人！

尤其在北部，一個過去公務員充斥及獨裁政府下的首都，這裡的市民意識是停留在偽裝的民主，其實是法西斯式的內容裡，包括那些白領的，所謂精英們在內，在台灣，校園內的民主人權及公民教育非常闕如，這是一個頗不自知，內在傾向大家長制，希望新加坡化，外儒內法搞霸權，和現代化頗不協調，非常異化的城市。

所有的 7-11 到全家便利商店都規定只能聽一種廣播—中國廣播公司調頻台，要不就是飛碟電台，那是國民黨陸十年如一日的大文宣機構，只不過它包裝在年輕人喜歡的流行歌曲或親中的人來主持的假象裡，繼續執行洗腦的工作。

在倒扁的那段日子裡，妳無法在任何自助餐廳吃頓好飯！因為，他們都自動地把電視固定在二十四小時連番蹂躪陳水扁政府的中資電視台—中天及 TVBS 上，強迫妳閱聽！然而；才過不久，這樣的餐廳居然一家接一家的消失不見了！這是台北！

台北市民選市長，不需要清廉有能力，因為他們只要他媽的看起來年輕帥氣，文質彬彬，自稱自己是布爾喬亞，卻搞不懂馬克斯式的諷喻，那種異化的隱喻。西方那種具終極關懷的中產階級這裡沒有！

於是，在這法西斯城市裡，什麼都可以發生，時值二〇〇六年，據說市政府轄下的警察局，可以對一家想設立音樂教室的鋼琴老師索取二仟五百元的「良民證」，沒有「良民證」，休想開是音樂教室。

妳知道「良民證」嗎？什麼叫做「良民證」？

九一六的前一天，小姜打電話給她劈頭說起「良民證」！聲音抖抖的，她已經被嚇壞了！

她依稀記憶，那和白色恐怖後的清鄉運動有關，而今，在一個總統府所在地的台北市，馬英九轄下的警察局，在發「良民證」！

沒有公民，沒有市民，沒有，只有死老百姓！

和一天到晚想往中國上海去靠攏發展的那些白領或賣祖產，遷工廠到中國被騙得慘兮兮的「良民」！

「良民」啊！法西斯的餘孽及波西米亞人的文化界啊！良民啊！周曉賓吁了一口長長的氣！

清一色的藍天啊！沒有良知的白雲啊！

逼得不能自由呼吸，想要選擇台灣主體的人民不得不寄託於不爭氣、不長進

的民進黨！

而民進黨六年以來，何時真正的執政過？它的整體結構還在人家手裡，從來不能翻身！它的政府是立法院，不是行政院！

歐品欽卻說，那沒關係，再執政一次，就有機會！

有嗎？這次用媒體污構的「總統府貪腐事件」，超過百分之五十的人都相信！再想勝選難了！

她只差沒歇斯底里去捶胸頓足了！那不見得政權就此易手！搞不好綠的會更團結，有人用字正腔圓的北京話回答她，留著一臉絡腮鬍的祁敏。祁敏是她；周曉賓兒子勞子修的恩師。

應該說是祁敏啓蒙了她的兒子勞子修才對，爾後，就離開學校了。

祁敏參加教師聯盟，算是社運的老前輩了，他可是南部的空軍眷村長大的，他不說，你會以為他是道地的東北人，他不是，他是台南人，他字正腔圓的北京話，讓人搞不懂他的省籍，許多人笑他說是阿山，他於是發奮唸起台語，如今他的台語也溜得很！他心儀布雷希特，從布雷希特的劇場運動裡獲得啓示，他在子修唸的藝校裡帶領學生瞭解劇場與政治，尤其喜用布氏的手法，看似正面的替當權者說話，實則生動而隱喻的讓觀眾驟然醒悟而作較深刻的判斷。

他的眷村生活為什麼沒有淹沒他？是不是因為他讀了不少歷史資料及記錄，這是她從祈明經驗裡獲得的認知；閱讀原來關係著回憶和怎麼解釋過去的事件有關，這兩種作用碰在一起，才能產生歷史或史觀，以及從新詮釋記憶的能力。

他很早就讀過了史明老師的台灣四百年史，他自己得來不易辛苦搜求的大書，在那個時代，對於一個曾經嚮往並相信中國文化的人，如同大夢初醒！那是和許多外省子弟不同的境遇，包括曉賓周圍的許多外省族群在內，對被封閉存檔的歷史真象沒有半點興趣，對八卦道聽塗說武俠小說特別熱情，他們在意是由自己解釋或他們自己主子解釋的東西才算！

他們雖不願去打開記憶體，而祁敏則是在閱讀中喚醒了一系列身份的符號，關於記憶和那些結構參差的不明感覺，他的父親是台南人，一個空軍士官長，他極力想弄懂它的，他所記得的眷村童年，他如何拿著竹棍和鄰居小孩玩官兵抓共匪，提著紙燈籠沿著村落唱光復歌：「勝利歌兒大家唱，唱遍城市和村莊，國仇家恨不能忘！不能忘，常思量！不能忘，常思量！！」。

然後在離開了這些光復台灣的兒歌之後，回憶就被破碎成一些些令人玩味的謎團，等他在這裡轉換脫離過去被指定的角色，時空交迭，有了新的發現。

在這個島上，因為他對島的過去產生了閱讀，這土地就變得大而遼闊了！凡事不再容易拘謹他了。

他來去自如的走遍這個島國的每一角落，爲了搜尋史料，他甚至深入過去的景美軍方看守所去比對資料，他赫然發現許多軍事檢查官的死刑判決卷宗裡，許多都有老蔣再而三的親筆批示，有些判決被一再退返，要求屬下重判，只要判十年以上的，立刻覆案改判死刑槍決！這都由蔣介石的親筆簽署，而蔣經國則在此非常小心拘謹地避免留下自己的名字！

他研讀資料特別仔細，在他的學生子修身上，也看出子修那蠻靈活的機敏反應！而子修那時只想跟著老師幹活！他早已過了不爽的年紀，他用絡腮鬍裡的笑容來代替嘲諷與憤怒，究竟他年紀大了，沒有年輕時的那股怒火！反而多了憐惜與無奈，後來他剃掉鬍子的原因聽說是爲了施明德！

照理說他連酒也少喝了，他在子修唸大學前，很可能發展成爲一個酒鬼，周曉賓不給顏面的罵他帶壞學生，不像話！他覺得自己被這個兇女人給深深刺傷過而很不爽！

甚至那時認識周曉賓的人都知道她脾氣來時難惹，有天子修學校訓導長打電話給周曉賓說妳知不知道妳兒子要被退學了！

爲什麼？爲什麼他要被退學，他做了什麼？她像隻母雞似地咄咄逼人！

妳兒子帶頭搞學運！我們要開除他！對方在話筒裡用吼的，幾乎震痛她的耳膜！

喔！我兒子搞學運唷！我不知道呀！

那我現在告訴妳！

好啊！你告訴我，我也要告訴你，首先，我不知道我兒子是不是真的在搞學運？我不清楚，不是你說了算數！懂嗎？

再來就是，你聽好了！就算是他在搞學運，也不違法，因爲現在的憲法保障學運的合法性，所以，你憑什麼開除他，你開看看！我非告你不可。我再問你，你要是家長的話，你站哪一邊？是妳兒子這邊呢？還是學校這一邊！真是的！

那不知什麼東東的訓導長安靜了半晌。

欸！周女士，我爲剛才講的話向妳道歉喔！我這人脾氣比較急，其實也是爲妳兒子好，小孩子在學校嘛！就是要受教育的，讀書要緊！當然當然！勞子修不錯啦！又是班代表，會影響到同學，我是希望妳勸一勸他！讓妳多瞭解一下他的在學情形！好吧……。

你知道周曉賓爲什麼討厭外省人！他們說唱俱佳的時候，分不清是在說相聲還是包水餃，生人止步！反正說的話自己都不相信，還非要別人聽！這就是她說的，台灣俗辣，外省痞子！

後來她終於弄明白，原來是學校眼紅祁敏，學生爭著選他的課，於是鬥祁敏！祁敏不但教日間部，還教夜間部，他管學生特別嚴，沒事會踹學生屁股，子修的同学到家裡來告訴她說，祁老師常上課上一半，毒性大發，抓學生曬太陽，哇！作品不好，毒性大發是常有的事，但是他教材也特別豐富，還把自己的暗房都搬到學校來給學生用，關於攝影課的嚴格要求更不在話下，子修常在學校暗房搞到深夜兩、三點，爲了洗不出祁敏要的那種照片，他簡直回不了家。

祁敏有隻狗名字就叫各就，就是各就各位的意思，就是這個名字，子修他媽周曉賓就很不諒解，懷疑祁敏喜歡軍事管理及暴力傾向。這隻狗每天趴在暗房門口等子修，子修弄完底片，精疲力竭，才剛發動車子，各就就已經先在前座蹲好，那意思是，子修要回家前，得先送祁敏的愛犬，回到祁敏那雲深不知處山裡面的家，那家在更隱蔽的山窩裡，那裡真像是野盜賊住的地方，連間店都看不到！而

各就的習慣是，他代替他主子盯著子修，看他有沒有把作業完成。那一陣子學校每天把子修叫到訓導處，要他具名替學校做證祁敏教唆學生、反對校務，子修不但拒絕，還給人家訓導處臉色看，迎面走來也不行禮！

兩邊越搞越火，學校說子修是被祁老師帶壞的，但是，日夜間部的學生對學校要幹掉祁老師都群起反對，尤其是以不實的超過教部規定的課程時間為藉口，不能服人！

於是，有些學生就反問學校，那你們有沒有超收實習費，我們每學期繳的實習費到哪去了？實習時的所有費用都要自己出，現在的小孩比以前精，一算，從以前到現在十幾億跑不掉！

那麼，你為什麼要欲加之罪鬥我們老師呢？

剛好這時候學校校長又叫捕狗隊來一網打盡學校裡，由全校師生合養的流浪犬！

新仇加上舊恨，首次台灣高中的學運就在這所私立學校開動了，總指揮當然是讓人頭疼的祁敏老師和他的走狗學生勞子修莫屬了。

她從台中為兒子北上那天，是接到他訓導長電話的第二日。她在午後四點左右到了那傍山的藝校，沿著山路旁的建築，一路她款款而行，她喜歡這山裡微冷的春日黃昏，她覺得黃昏時的鳥聲還非常嘹亮，卻在校門口不經意的碰到他們藝校姓王的「小」教官，那位跟學生差不多一般淘氣的年輕教官，他捉狹地問她：夫人，請問有何指教？她氣急敗壞地訴說原委，她邊說邊看到「小」教官的臉色由白轉紅！「你們學校的訓導長打電話來吼我耶！」她又加強了一次語氣！

「誰搞學運啊！胡說八道，我們學校哪有人搞學運，亂講一亂一。」他突然之間收口剎車，周曉賓發現天地一片安靜，而且，那覺得自己言多必失在發脾氣的教官也愣在那裡，兩人都四目相對了戲劇性的好幾秒，果真是藝校，連軍訓教官都不一樣！怪怪！

後來她才知道，小教官根本在支持學運。在全校學潮期間，他也輪班值夜，看守學校財產，和藝校背後的董事會，整個槓上的，從「小」教官那一天到晚幫學生補習功課，自己苦讀英文的上司到工友都沆瀣一氣了，好不好！

後來藝校鬧到被陳水扁當市長時的市政府沒收。這是後話了，但是由市政府派來的校長，最後又和舊勢力勾串妥協，再經由法律途徑合力將學校雙手奉還給文化大學董事會。

祁敏還是離開了這所他奉獻心力帶過的學生，和那些與高中生一起奮鬥過的學運史。他流浪了一陣，甚至賣掉了汽車，改行開計程車，他後來在花蓮一所高職落腳，身兼訓育組長，還專門帶原住民的高中生搞劇場。

在花蓮他看到吸毒的原住民下一代，那已經不是賣雛妓，而是賣大陸妹的人肉市場，但是，但是在一個政黨永不輪替的縣市裡，連紅綠燈當參考都不用的地方，這裡其實是個靠觀光也發展不起來的黑暗城市，冒險家的樂園，花蓮的原住民大都陷溺在別人和自己頑固的偏見裡難以自拔，他們寧可選出吸自己血的民意

代表，為的是區區的小錢而打發自己，他們本有些基督書院出來的牧師，想要帶動新氣象，但敵不過對物質欽羨，被殖民化的在地人的陋習，錢要怎麼增多？才能改善他們的生活，最好是立刻放在眼睛看得到的地方，講開發、遠景及展望，都太望塵莫及，至於自尊及族群的理想空間都成了遙不可及的屁話！他們會很諷刺的譏笑你說，這些我們聽不懂啦！老師，選舉時祁敏親眼看到樁腳買票的錢換成檳榔及米酒，數十年來沒有任何改善，包括當地的司法更是替統治者護航，猶如替皮條客護航的護航者。

祁敏心想，他只能埋頭作劇場教育，他讓許多國高中的原住民學生加入劇場訓練，稍稍醫治那一方面被現代媒體所教化出來，因為豔羨而顯得更落寞衰蔽的心志，另一方面是稍稍撫平在鬻集的社群之間，酗酒暴戾的父親和掙錢養家的母親們無力顧及的青少年們，那難熬的青春裡，種種的問題，酗酒吸毒或者十五、六歲就當了小爸爸、小媽媽！這些在聚落裡是常有的事！

劇場可不可能導致人類心靈的內在改造呢？誰曉得？看來什麼運動都得先有汗有淚，再振振有辭一番吧！

祁敏有次不得不帶著一位懷孕快三個月大的女生，到處尋找她的父母監護人簽名具結，讓她好去醫院墮胎，為了簽那張同意書，那女孩肚裡的胎兒又多活的一個多月！但最後，還是被處理掉了！播種的小爸爸原來只是個國中生。

然後祁敏還是和這些學校的校長及校務人員槓上了！只不過這次是爲了保護那些學校認爲有前科而極力想擺脫掉的孩子，祁敏認爲不妥，認爲校方作法很規避一般教育最基礎的原則。

「欸！國民黨的義務教育是爲了一旦有戰爭，動員召集令時的迅速考量！可以像以色列六日戰爭一樣迅速快捷的全國動員、全民皆兵，今天會變成什麼妳知道嗎？」

「變成什麼？」周曉賓看到祁敏滿頭白髮蒼蒼了，笑起來，眼角縐紋一大把！

「在花東變成養椿角和肥蟑螂的地方！欸！不必說了！這些小孩有前科，妳要記過可以！但是無的放矢，隨便編個理由要他三振出局！這是通則教育下的平等機制嘛！何況你讓我當訓育組長是不是可以稍稍尊重我一下？這孩子說過我願意帶了嘛！」

欸！欸！欸！祁敏眼眶紅了！

子修用手拍拍老師的背，不知道說些什麼才好！那一陣子，祁敏打過電話給周曉賓說願意把房子抵押給銀行，讓子修去英國讀書，幸好子修婉拒，這回，他連退休金都沒了！

二〇〇四年那一年，他還在花蓮，但是他開動了他的地方文史工作室，他開動了他的影像紀錄館，從該殺的二〇〇四年開始，他跨出了花蓮，開始第一步之後，他接了另一個案子——綠島！

但是，祁敏後來回憶說，二〇〇四年令人擔心又傷心——，當民進黨執政之初，最可怕的就是軍隊要叛變的傳言繪聲繪影，民進黨要選民不要慶祝，寧可哀矜勿喜，好一個哀矜勿喜！

在他們進攻法院，進攻總統府的聲嘶力竭裡，祁敏看到這些族群那歇斯底里不能民主化，瘋狂而暴戾的本質！

哀矜勿喜！

是不是把打倒共匪換成打倒民進黨，本來就是一個順理成章的事！

民進黨真正的原罪就是，由「台灣人執政的黨」，要建立台灣主體意識和改革的黨！

這絕對不合百分之九十九外省人的口味，外省族群裡從來沒有過這種字眼！國民黨及擁護他的外省族群是血肉不分的，骨子裡就是，不信任加上「恐懼」兩字而已，越恐懼的人越殘暴。

他們殘暴起來，只比納粹好一些些而已！

請看！二戰時的蔣介石，多麼喜歡納粹，連小鬍子馬刺，軍靴都是的，把兒子蔣緯國還送去德國軍事學校深造，其法西斯精神，相互呼應！全世界都知道國民黨是一個集權的法西斯黨，他的蔣介石神主牌惡名昭彰到令人發臭的地步！

只有台灣半個世紀以來的教育界不知道，稱呼他「蔣公」的族群假裝不知道！周曉賓想起小時候父母要她「認錯」的手法，都是拉著頭髮下跪，聲嘶力竭地說自己錯了！錯了！對不起祖先，對不起父親、母親，母親會教她匍匐前進，對著自己的父親磕頭，就差腦袋觸地說我錯了！

「詛咒他」吧！詛咒「民進黨」！像她周曉賓的父親以前教她詛咒萬惡的共匪一般地詛咒民進黨！KMT的民眾不可能在有生之年少了那些『國「仇」家「恨」』的！這教他們失掉了「生」之勇氣及藉口！

去凱達格蘭大道喝熱湯吧！去那些大雨滂沱之中，雨具、外套、便當，都有人免費供應，只要你肯去詛咒那「遠望不似人君」的陳水扁！

祁敏說，陳水扁是生意太好了！

沒了水扁，他們還得找下一個是誰？才活得下去！

二〇〇四年三月二十日那個晚上，她不小心掉了手機，在獲知「當選的消息」，人潮擁擠地街上，她推開人群回到 PIZZA 小店去找手機，老闆說沒看到！那隻八仟多塊錢，陪她將近四年的手機，從此帶著她底手的潤澤，頰底摩痕，在人間蒸發！

不管她做什麼，那段日子，政治和台灣人總是須臾不離，台灣人的腦子裡總有一個角空出來，與電視新聞上的「總統府」、阿扁或者馬英九、甚至臉膛發黑的連戰，保持聯繫。

而她的手機失蹤後，她立刻購買了一隻功能普通，基本操作型便宜的 NOKIA，這次歐品欽不再掏腰包或刷卡替她買手機了，上一隻失蹤的手機，其實是生日時歐品欽送的，但是她獲得了一個新禮物！由台灣人自己選出的總統——陳水扁。

總統大選過後，看起來只有歐品欽和茗亭這兩人容光煥發，自信滿滿，他們幾乎是異口同聲地說，鬧不怕他們鬧，反正阿扁已經選上了，再鬧也變不了

！斬釘截鐵地，豪不含糊！

歐品欽當時接了一間私立大學的系主任，剛才要走馬上任，他支持的陳水扁幾經波折地獲得連任，他也喘了口氣，再加上國科會的一筆研究款項終於撥下來了，他卡在胸口的那股壓力，頓時煙消雲散、月明風清，最近他常常充滿善意，說話特別坦率有力，他不時地在許多場子放足了膽子和身段跟別人周旋，理論、耐心，旁徵博引，總之——作為一個學者，他既無包袱，又無政治野心，唯一的興趣就是寫書教學，讓半個多世紀的政黨好好輪替一番！對競爭無特別的興趣就是有一點兒的偏執狂，但總會在適當時間評估利害，做個聰明的轉向，歐品欽濃密的頭髮最近從額頭上往後退了些，也稀疏了些，但他身材高魁武有力是真的，音量大，會哼奧蘭多公主的歌劇及義大利民謠也是真的，鼻子直而高挺，眼角的紋路略帶些捉狹及孩子氣，嘴角帶著笑紋，說明他有相當外型也是真的。他和周曉賓拌嘴吵架是常事，近半年來他已沒心情再去逗她生氣了，爲了他政治上的標的，他可下了不少功夫，

全是沒有錢的功課，但是值得，這和他私底下的爲人有些反差，他這輩子不太可能再有精闢的著作等身了，因爲，做學問的大計和學校行政，如何去聘請好的學者，給這間正在起死回生的私立大學，注入生機，那才是重要的課題，至於他以前申請過的補助，和那本寫了快三年的「論台灣自由主義與左派」，共寫了三百六十五頁的論點，看來有些有氣無力的樣子！其實不是，只是有待努力而已！

歐品欽和周曉賓算是好朋友兼戀人，就是因爲有了周曉賓，他的婚姻才可能繼續下去。而這樣的情況，被周曉賓講破後，他居然也默認了！會不會是因爲如此，他才可能覺得，自己有能力調配生活，教學及做好行政工作，這雖然自欺欺人，但有部份是事實，在政治上，周曉賓在歐品欽回國之前，就已經傾向了那時候的黨外運動，像許多沒沒無聞的朋友一樣，她只能做一個走向街頭或公開支持美麗島事件的異議份子，那是早期的事，在陳文成事件之後，國民黨的惡名昭彰令人髮指的情治系統，已經到人神共憤的地步，受到台灣知識份子更加嫌惡及批判，歐是在江南事件之後回國的，在一次酒會上，他遇見了看來苗條開朗，又帶著江南味的周曉賓。

歐是屬於那種保守而帶點頑固的自由主義學者，在周曉賓眼裡，他不算開朗，有些拘謹，嚴重的自以爲是，和他壯碩的外型有落差，他算是很典型的知識份子，卻又很階級性，他偶而有些詼諧，剛認識曉賓的那天，他就開車送她回到那斜坡上的家，下車前不知有意無意地觸摸了她的手指。

他搞不懂一個女作家需要哀嘆什麼？他衷心支持作家只要寫好當時那種閨秀派的散文就可以了，女生長得漂亮還是很重要的，他很實際看待人類的生活，他不覺得要如何積極地去改變台灣社會，但又覺得必須改善一些或找到一些解決政治的方法，作為一個社會學學者，他的韋伯已經幫不了二十世紀的島國，在政治氣候及除魅的新階級裡，他一回國就在台大及政大拿到教職，但他的某些思維側面，倒讓周曉賓感到挺有些自由主義輕量級的況味，除此之外，那也不過是

一點自由主義者的輕薄，放棄一些些特權，無關痛楚的幽默小品吧！在台灣，你又能怎麼樣呢？過去的結構頑強又盤根錯節，他開的課可能亦如是，學生喜歡他的外型，也喜歡他慣以的辛辣刻薄幽默，對自己的論點豪不退讓，死命護衛有瑕疵的部份，可是，對對手的要害，句句精準！

周曉賓和他吵架是常有的事，當他們是老朋友的時候，他們曾經爲了教授該不該上街頭這類笑死人的問題，一路從台中吵到台北，爲此周曉賓下車後立即掉頭離去，還咬牙切齒的發誓要和他從此斷交。

問題是死不認錯的歐品欽，以自己親自上街頭反對當時的行政院長郝伯村軍人執政，而決定了一個社會學教授從韋伯那兒翻身而出的政治抉擇。

在房子臨街的陽台上，周曉賓種了龍舌蘭及薄荷草，早上的陽光耀眼，被曬焦成鐵銹色的羊齒蕨，在夏季看來特別蓬勃，長出的新齒蕨葉，紮紮實實的肥成一大盆，放在窗沿可以過濾了太烈的驕陽。她澆完水時，太陽更烈了，才早上八點，屬於夏季的那種豔陽已經教人吃不消，她摸著有點曬黑的膀子，憂心忡忡地想著地球的溫室效應，天知道這個球體還可以用多少次？天知道自己還可以活多久？

她的女兒菲菲還在睡覺，臥室裡躺著兩隻貓，一隻被車子輾斷脊椎，每天要包尿片，只能拖著後腿爬的小母貓—摩西，她除了特別會用嘴咬人、用爪子抓人之外，飛快的兩隻前腿可以爬到的疆界國土叫做客廳，所以，摩西那兒也去不成了，遑論紅海！另一隻在她房間翻著大花肚子呼呼大睡的是昆恩，皇后呀皇后，眼睛漂亮的目中無人！兩隻貓都成了菲菲極端的象徵。

菲菲的身體正爲不健康的硬化症所苦，她不僅不能過度的工作，又不能沒收入，菲菲長得漂亮，也自恃美麗，但她美好的身體卻被無型的痼疾禁足了！

她怨恨的情緒，和她得不到的愛情，一起陪她走到了二十五歲，飛快的，她那受過芭蕾舞訓練的腳尖，她的腳尖也在心不甘情不願地挪移著時間。她從小就善於觀察，快速的直覺反應及分析力，使她提早做出許多決定，爲了免於錯誤，人也一樣必須付出代價。在沒正式上班前，每個禮拜她在家收一個學生教英文，另外兩天她騎摩托車奔波，一個學生遠在淡水關渡，另一個是一座小企業體的服務員的英文會話訓練班課程，她是不錯的語文老師，在有限的體力及耐力中，她要經營這樣一個獨立又不挨餓的自我，真要小心翼翼的，她很早就對政治沒了興趣，周曉賓觀察她的女兒，對「理想」這兩個字眼，有著早熟的傾向，她不反對她該實際點，她也暗自懷疑，是不是自己那傻大姐一再失落誤判的行徑，讓她的女兒菲菲對政治倒足了胃口！

從二〇〇四年陳水扁連任總統之後，台灣幾乎無一寧日，這要拜泛藍和媒體所賜，不管那新聞的來源是不是真實，媒體的或火力大部份都用來「揭弊」及「打扁」，這當中包括藍的頗徹底的情治檢調等單位，加上泛藍及中國所共組成的「斬首行動」。

不到兩年功夫，由六百多萬人選出的總統，飛快的成爲一個貪贖的、說話不實在的騙子！

在台灣，彷彿只有藍色血統的中產階級及傳統權貴們，才享有電視媒體的「尊重」，他們才具有可能的「理性」！媒體常拿獨裁者的老婆蔣宋美齡，來和身體孱弱的「吳淑珍」相比，媒體的女主播身穿名貴套裝，圓睜著眼對「高貴」的獨裁著老婆的紀錄片嘖嘖稱奇，「哇」！好高貴喲！「吳淑珍」怎麼比得上！

而台灣的媒體製造業的新血，大都是泛藍大學裡明星主播思維下的法西斯產品，那種集權主義下的播報新聞及剪輯真象的操作，使執政黨毫無招架之力，偏偏這些媒體幕後的大老闆是一中共。沒有一個荒謬的國家，像台灣一樣，拿極權政治殺人犯的錢，在自己的國家控制媒體，編撰謊言腐化社會來害自己。

菲菲看電視，只要碰到爆料名嘴邱毅說：「據我所知……」她立刻就轉台，「據我所知」的意思，就等於查無實據，這些電視記者在幹嘛？

在幹嘛！周曉賓也在質疑，陳水扁總統你在幹嘛？從好不容易的六天七夜的破冰外交之旅回來，一下了飛機，居然要大家唱中華民國國歌，而他的阿扁電子報資料來源全取自打他一點也不手軟的中國時報及聯合報，這明明和他藍色血脈的年輕幕僚有關！他說話不能算數，常顛三倒四，他對敵人卑躬屈膝，只差求饒說別打了，他起用國民黨籍那些腐化的政客，來貪腐他的政府，還賠上總統府及民進黨形象。他旁邊有一批得天獨厚，像羅文嘉這樣的童子軍，幾次立委及縣市長的選戰，輔選大員用急功近利，近勾國民黨，遠和中國共產黨唱和的「新潮流」系，結果是輸到快要脫褲子，國會敗北，縣市飲恨。他的妻子跋扈，女兒任性無禮，女婿一家唯利是圖！

他的小眼睛看不遠什麼，他更沒時間閱讀什麼，他的胸襟及氣度不夠，又笨到受人挑唆去得罪幫他忙不遺餘力，爲他辦「二二八」手牽手活動，讓民氣的高潮把他捧上總統保座的李登輝前總統，李的「台聯黨」也好不到哪兒去，國民黨的氣息濃厚，某些人和情治單位來往密集，沒什麼政策面及理想，而民進黨忙不迭地在兄弟各自努力登山的時刻，還故意回頭修理「台聯」兄弟踹他一腳！

他讓敵人修理愛戴他的台灣老百姓，每逢危急之秋是這些可憐又可愛的台灣老百姓，爲他兩肋插刀、爲他捶胸頓足！他眼睜睜地讓敵人去抄支持他的地下電台，他做了六年的總統，那些支持台灣主體意識的人，還是被別人壓在「地下」！

這令周曉賓不解？究竟他只是一位有過人權概念，卻又不學無術的草包，還是旁邊的幕僚都是不食人間煙火的「藍血」童子軍？他們餵養他的，可能都是一些「設計」過的訊息！要不然就是他那資本主義寵罩下的綠師性格。

政治，國事，如果你整天關心這些事，你會變得一無所有，台灣已經進入一個史無前例的政黨惡鬥時代，慘的是，由六百五十萬人口選出的總統，無力掌握甚至依靠他那派系林立野心勃勃「黨」的奧援！他的總統府在台北，成爲一座老是有外省幫倡言要攻佔、要血洗的孤島！周曉賓冷眼旁觀電視新聞，心裡有些發

毛，搞不好，不要等到二〇〇八年，做到這屆期滿，就真的有人會去屠戮總統府的家人，包括他那三個糊里糊塗來到萬惡人世的「金孫」！

然而周曉賓也發現一個趣的問題，國民黨二次落選，每天不遺餘力的批扁，或者用黨國立委在立法院阻撓預算、法案及軍購，除了這些之外，周曉賓看不到這些法西斯的餘孽，有什麼積極的政策面的意見、建議或制度的確立及改進，他們的能力，頂多讓你看到他們如何利用立法院過半的優勢，把李登輝到陳水扁的總統優遇條款減半或刪除，讓李登輝沒錢去找人作研究、搞政黨教育！「復仇」、「奪權」，使他們殺紅了眼！也讓類似周曉賓之類的人，對這樣法法西斯的政黨更爲不齒！話說回來，阿扁執政六年以來的軟弱無能，一味向媒體屈膝求歡，換來中資媒體化的無法無天，傷害的是台灣社會，而非陳水扁個人，這難道不令人咬牙切齒，這就是阿扁對台灣支持他的選民們的回報嗎？

如果你支持綠色的民進黨，你仍然會看到他們做了一些很「藍」、很遜的動作及政策，而且，究竟是爲了「選舉」的考量？還是如他們口口聲聲所說的「中間選民」呢？還是半個世紀的國民黨教育之下，沒有真的民進黨，只有國民黨，而且：

「通通都是國民黨！」呢？

這是個多災多難，又滑稽絕倫的角色。

其實，周曉賓不相信有中間選民這回事，她只相信阿扁身邊，太多是國共來臥底的自家人，這該死的總統已經被騙光了！

周曉賓和舞者 Bill，有時會從自己家的客廳一直聊到樓下的大門入口，他們兩人講起政治和生活來，都有點饑不擇食，在自己喜歡的話題上兜圈子、聊個沒完沒了。

有一天，那是周曉賓最沮喪的一天，一整天，入夏後的氣溫爲 37.8 度所困，也爲她現在微薄快見底的餘錢所困，更無法豪氣干雲的對她第二個兒子，正在唸哲學的子森說，不要怕！我會支持你！她想說卻又說不出口的卻是，你要自己吃自己的了！

而這一天，也恰巧也是 Bill 最困惑的一天，他的教學已瀕暑假階段，該操練的都操過了，做爲一個舞者或舞蹈老師，一過三十五歲，生涯就會是一個棘手的難題，體型也大大地改變！

很多事都構成創傷，你根本不敢再去想戀愛，Bill 嘴角帶笑的說，哪怕有可愛又愛慕你的小女生，用眼神在暗試你，燦爛的笑靨勾引你，你也無暇動情！你害怕一下去又要搞他個三年到五年，不錯！那算不算一個感情的週期呢？你終於從表演藝術的課程一路教到正式的舞蹈系了！幸好你有到加州拿到那個學位，再要拿一個 PHD 是多麼辛苦的事啊！Bill 嘆了一個很長的氣，這口氣是真的從胸膛部吐出來的！

反正，Bill 有時癱臥在自己那東西多到不能再多的小房間裡，把床頭的電視插頭拔掉，讓政治話題休息一下，他用手蓋著頭，無力整頓一個房間，雙腿伸直，

今天，他先在教室帶著學生做「地板」，他想先把這班學生的線條修好，但他無法超然事外，如果每天都按部就班的有條理，更不能準確地說他就此精神飽滿、心安理得！他看得到自己有一種沮喪，從細小的粉末塵埃中逐漸長出來，擋也擋不住的沮喪像個巨人！如果他訓練的這些年輕舞者就是如此，和他一樣在三十歲左右就面臨了一種難以跨越的瓶頸，如果你把望遠鏡倒置，去察看一個細小而不需要瞭解的末節！你看，這些年輕舞者的腰和腿，和你以往一樣的年輕眼神和渴望！如果，世界上沒有騙局這碼子事！多好！多好！

如果，台灣的舞蹈界，不是老困在李天民那種政治化舞蹈的系統裡，徒子徒孫滿地爬，以沒有思想，不讀書作前提，又加上另一個大「托拉斯」雲門，把所有的空隙罩得死死的，講傳統，就是李天民那個「藝專」一如今的藝大系統，講創作，唯「雲門」，以前內政部長林金生的兒子，林懷民馬首是瞻，台灣的舞界，你要問台灣人的舞者，舞蹈何在？沒有人能回答！不！有人會說至少有「九族文化村」，原住民被操作的一些舞作！觀光局連收編都不是！完全觀光化了之後呢？

你要跳哪一類的舞呢？你要氣死你以前的「恩師」嗎？他哪會有興趣想這些呢？你的恩師會幫你，如果你會把「漢唐」的舞蹈弄成博士論文，你就可能有一個新的學術空間，或者，搞一個「論林懷民舞肢空間理的書法語言及……」，一定可以順利的輕舟「橫渡」，萬重山哪！萬重山！可沒那麼嚴重的，一點點學術就夠了！大部份舞者唯嚮往中國及漢唐而已！感謝，國民黨的「中國」教育！謝謝國立藝專！謝謝林懷民！！

如果你每週二要飛外島一次，去教會那些公務員或者典獄長的夫人如何美身及舞蹈，但仍然要裝作無動於衷於那瀰漫全島的「藍色物語」及謾罵！對法西斯思想的人群要謹守你謹言慎行的分寸，害怕自己有一天按捺不住時，……脫口而出的政治立場，操他媽的！你要練習掩蓋你的憤怒，當他們毫無忌憚地長篇大論時，你不准發言或異議！不然，你的學生就會和你不歡而散！因為，她們是主人！靠著她們作官或軍公教職銜「十八趴」的厚遇，你會自問台灣真正的主人翁是誰？是直到今天全台經濟隱憂，還可出國頻頻度假的軍公教？還是頻頻指揮灰司法辦案圍剿陳水扁的媒體人！你無能與這些特權們取得不安的妥協！這種不容妥協的環境在台灣比比皆是，儘管綠色執政了，他的選民仍然被壓在「地下」！而且，那位叫阿扁的總統，把他的政黨及選民們，弄得臉上無光彩又滿臉豆花！因為，對於別人攻訐的事實，他難得回應，而偶一回應，又會把話說的太快太滿，全是坑坑洞洞，現在，國家的政策讓人以為全部停擺！媒體正在「黃金年華」，不必採訪，只要整天守著第一家停及趙建銘，就有畫面，就有新聞！

支持 KMT 的民眾可以大放厥辭，但支持綠的通常是較沉默的多數，「綠」的幾乎就是會邊緣化的象徵，Bill 也好，周曉賓也好，感到了窒悶的悵鬱的原罪！

Bill 決心去看周曉賓的時刻，已經是九點過後了，曉賓接到他打來的手機；「周老師，妳在幹嘛？我可以來看妳嗎？」

周曉賓不會喜歡那種大型的踢踏舞演出，但她覺得 Bill 有一種神聖的勞工氣

質，當他穿著某些扣到頸部的斜紋布外套，或者戴著歪歪的貝雷帽，他那高而翹翹的鼻翼，是一個有自尊及長不大的男生像，讓她看到的還有他邁著和菲菲不一樣的舞者的長腿，她會想起刺激一九九六裡的那個身陷囹圄的金融家：「人只有兩種選擇，不是想盡一切辦法活下去，就是去自殺！」

有一年的冬天，他就是穿著一件凡丁尼的外套來到她家的，他很喜歡把自己融入周曉賓家的成員裡，那時周曉賓還會做一桌子的菜餚，讓大家吃得很盡興，冬天總是溫暖的，人和人聚在一起，飯後 Bill 會邀請周曉賓母女和子修、美蓉一起去 SARBUCKS 喝咖啡、吃起士慕司，那裡的茶几很小，把兩張併起來就坐滿了這一伙人，當中還有臨時加入的一個小提琴手，看來永遠長不大樣子的夏荷生，菲菲老氣橫秋地批評他，「皮在骨子裡哦！」夏荷生本來考入省交，要走馬上任之前他去了一趟霧峰，那個鎮和名字懸殊太大了！有夠詭異的，除了剩下半條命的林家花園外，大半全是地下工廠，黃昏後無處可去，有一條叫大里溪的河，在夏季枯水期完全乾涸，冬季也好不到哪裡去，黃昏時餘暉和工廠的廢氣在河床上四處飄散，入夜的北風刮過河床，是工業的野蠻加上人為的荒涼！荷生只在那裡待了一宿就決定放棄省交小提琴公務員的工作。

藝術公務員，聽起來就很離奇，不是嗎？誰是公務員，這群人裡沒有一個！

有次曉賓、菲菲、子修、美蓉一起去迪化街看 Bill 的作品演出，他找的兩個女舞者也都是自己的朋友，其中一位曉賓見過她，挺精瘦的！居然是菲菲系上同學的女友，在咖啡店的樓上沒有舞台，牆上打出一個無聲無息女人沉默的動作，而現場上的女舞者身著白色的 T 恤，她的身體在極具晨曦似的光線裡，擬仿一種現代人低零度及彷彿無意識的日常化情境，窒悶、單調，但好像是有些東西！

彷彿那女孩是說，一但早起，我的生活就是這樣的，很 IKEA 的，全都是 IKEA 的百葉窗，晨縷和亞麻仁的布簾短衫更是的。

「就因為我現在不開車了，我們集體坐著公車到迪化街的這家小劇場來看舞作，在斑駁的牆垣和故意極簡藝術的生活座右銘下，看類似極簡地肢體密碼，透露著單純嚮往，慵懶的滿足，那就是 Bill 的極簡作品，這時他彷彿變得很單純的，連煙都不需要了！暫時，大家都沒什意見！」

「極簡」，彷彿也是預兆，那天午後曉賓和菲菲還去吃了一客二百九十九元的下午茶，付帳時把皮夾掉在那個看來像黑道開的台式大飯店裡，第二天她們回到飯店櫃檯拿回皮夾，她記得那個櫃檯的女經理有一雙浮腫眼，彷彿從她來這個飯店工作到現在，她就沒有睡過好覺。那裡的台式下午茶有一定的口碑，有各種花茶讓你配上菜餚及點心，搞不懂喝了那些下午茶之後，晚上究竟還可以塞下什麼！反正是今年以前的倒數計時，今年以後她和菲菲不可能再去飯店吃什麼下午茶了！她對無收入要依靠寫稿的狀態感到茫然及無望，她環視旁邊的朋友及家人，沒有任何人知道她的焦慮！今年過年她已經不再去花市買花送人了！前年 Bill 在過年時開車載曉賓去花市選花，Bill 幫她挑花，Bill 對價格極為審慎，他不亂用錢！兩人都是雙子座，所以搞不懂為什麼這哥兒們的感覺，一起吃東西！

這點就讓歐品陰欲言又止，他打心裡不喜歡周曉賓這個那個的朋友一大堆，

但他絕對小心翼翼地約束自己！自己有什麼資格管曉賓呢？自己能照顧她什麼呢？或曾經照顧她什麼呢？曉賓有一次對居然對他說：「只要你欠我的，有一天我都造要回來！」曉賓這話說得咬牙切齒，歐品欽半聲不響，不敢吭一聲！

曉賓也知道要不回什麼！尤其是歐品欽，和許多人比起來，不止不及格而已！而且是零分！小氣也罷！自私到不可理喻，曉賓到後來才發現自己因為歐品欽的關係，把男生討厭到底！她覺得歐品欽一定也剝削他身旁的人，除了他的一兒一女和他的老婆之外，嘔！他太太可是奢侈亂愛華服的！歐常說他太太怎麼怎麼了！是的，他太太愛到香港購物，衣服幾大櫃子，他自己身上穿的，也是她張羅的！她聽了覺得很煩，有一年曉賓穿了一件民族風、印度的棉質布裙，把頭髮挽成髻，歐品欽走在路上得意的看著她，當曉賓告訴她裙子是朋友送的，他竟然回說：「這種裙子我太太早就穿過了！」他的自閉和優越感讓人驚異，現在已經不是周曉賓在愛他而已了，經過十幾年的光陰，是歐品欽害怕自己被別人留下來，本能的，不肯努力的，卻又算計的方式想獲得不勞而獲的左右逢源的情感生活！周曉賓心想，自己就是走投無路也不會找歐品欽的！她離婚後也沒找過前夫，日子越來越苦，是由於哪教書的工作不保，本來社區大學就不可能是常態！她那時一學期教六個學校的日子已告一段落！歐的系主任也不保不說，這學期因為學校派系鬥爭，連聘書也沒了！但再怎麼樣歐品欽也比她好生活的，有房子、有存款、有股票、海外有置產及額外投資，

！因為，的確歐品欽是一直不停地給自己製造機會的人，他從不墨守成規地畫地自限，這點，讓周曉賓頗為肯定，肯定他的謀略，有時又不會破壞原則，但他很少想過周曉賓的處境，歐品欽會認為，如果他出面推薦周曉賓的話，任誰只要看周曉賓一眼，都免不了推想歐品欽的動機，產生他想，歐覺得，這些事和他無關！這樣，他活得就輕鬆的多！他不希望給自己惹麻煩！只要有這種跡象的事，他預先就做好了疆界！他極有城腑，更有一座曠世的長城！因此，這是沒有結果的討論，還是各過各的日子，互不相干，最好越來越淡，拉開距離，又不至於被情割傷的最好方式。不處理，讓時間把感情耗盡，反正，周曉賓也不想去拆散歐品欽和曼雅生活，她完全沒有和他要睡在一張床上的想法！而且，很早以前就改變了！

曼雅也不是不知道歐品欽的事，然而曼雅連自己開車都怕，她的駕照考取之後，從來不敢正式上路，儘管他和丈夫經常做度假式的旅行，儘管她的丈夫在床第上和她有些微的格格不入，她當然也隱約地感受到兩人當中有一種不尋常！隔閡，那也許是像膜一樣的關係，薄的透明的膜！一舉一動盡收眼底，但不能跨越，曼雅要的也不過如此！大家不必說破！父母過世之後，她更需要「家」的完整，她至少控制了「家」的經濟大權，房子也是她的，錢也由她掌控！歐品欽以前原是她父親的學生，終其一生歐也不敢越雷池一步，曼雅以前也見過曉賓，更親眼見到品欽看曉賓時按捺不住的喜形於色！曼雅早已知道自己不再是天之嬌女！她知道她老公身旁的女性精英多如星斗，但是她也知道，而且有信念老公不會離開她！不會就是不會！因為品欽知道自己對她有責任、有義務！這就是實際，這

種實際被周曉賓深沉地注視過。

這算不算有罪的行為？算不算？

或者是，我們該停止這樣了——有罪的行為——，這叫做共謀或共犯結構？

那次是個雨天，他們從飯店出來，大雨覆蓋了整座有氣無力，要讓人沮喪不已地黃昏，她坐進歐品欽駕駛的那部車子，品欽說要趕回家，因為和人有約，而她必須趕去內湖，品欽決定在下一個十字路口把她放下來。

「妳坐計程車去吧！」品欽有些許疲倦。

「好啊！」

雨下得真大，她看著窗外龐大的雨幕，她感到的憂愁似乎和雨多少有些關係，那時候也許還是一個懷抱憂愁和希望的年代，因為有些許的希望，所以每回的聚離心裡都塞滿了重重的東西，她瞥見自己的身旁放著兩把傘，嘔！雨真大！

「那這把花傘我用吧！」她拿起那支花稠傘，歐品欽這時按住她說：

「這裡的傘不能借妳！這是我太太的！」

「嘔！」她看到歐品欽欲言又止時頰上的肌肉，這時她感覺到一股熱流直接從胃部湧上腦際，而且，而且，她很討厭看到一張長得像歐品欽那樣的臉，她什麼時候開始喜歡上這個男人的？真蠢，她只對自己感到噁心欲吐！

雨太大了，她拿了手邊的皮包遮住雨，下車叫計程車，在雨裡，歐品欽悄悄的跟過來，侷促地站至她旁邊，陪她在大雨中等計程車，很安靜，天地一陣空茫，沒了大雨及車陣，沒了建築及人跡，連雨也是假的！這時只有她孑然一身才是真的！只有發酸的眼睛和腦際的嗡嗡之聲才是真的！

車子來時她頭也不回地鑽進車裡，砰地關上車門，大罵自己是賤女人！真是個笑話，是個笑話沒錯！周曉賓一個人在計程車後座又哭又笑！覺得自己罪大惡極！覺得自己白白糟蹋浪費大半青春，真是何苦來哉！

人家有妻有子，清清楚楚兩把傘，「外」人不許動！妳這白癡，何苦來栽？妳在想什麼？她看到司機不停地在後視鏡裡瞟著她，乾脆放聲大哭，哭得唏哩嘩啦的！

那是他們認識後的第二次約會，地點就在淡海咖啡座，歐品欽略帶微笑地望著周曉賓，那微笑裡帶著欣賞及放鬆，而他的表情也迷惑著她，屬於一種遐想式地男女交流。

——在他的嘴角，她看到河灣似地表情，說不上來，她彷彿感覺到一種極自然的東西，還有河上的風及天光，他們靠著咖啡座的扶欄，就是因為她不清楚是咖啡旁的淡水河，還是他身上極乾淨的棉質T恤，反正，彼此對望的時候，溫度就這樣升上來了，時光極其沉重，歷史毫無意義，周曉賓望著對方的嘴角，她心底自問著，為什麼會有河灣的表情呢？對方微笑著看著她，她自問，我好看嗎？

我一定是好看的，不然為什麼我看到他感動的表情呢？

他們就這樣對望著，河水漾著一大塊金黃色像餅乾一樣的東西，餅乾碎裂在葡萄色的液體裡，風和水在河面上加快了速度，風呼呼地吹響了水面，夜色來了，也許，慢慢就要有什麼變化了也說不定，但是，他們就是有這種本事，安靜的對望。

安靜，安靜有時成了這對有時也愛吵架的伴侶，共同的默契！

周曉賓常常回想令她感動的無以名之的光陰，那光陰成了一條長長的街道，入夜之後雨絲紛飛，有一整晚的時間給他們，而且雨絲使得空氣格外涼爽，他們手牽著手走在極少人煙而有樹木及日本式院落的古老台北巷弄裡，住家和燈光都隱身在行道樹的後面，他們都很靜默，害怕一開口就破壞這亙古的安靜，這樣小心地固守每分每秒，是他們彼此經驗過而熟悉地習慣。

有一次在希爾頓飯店，她從很遠的東部聚落採訪回來，風塵僕僕地，她特意在盥洗室換上一件露背的藍白花洋裝，把牛仔褲及T恤死命地塞進大背包，她在希爾頓的餐室裡，足登縷空白涼鞋，用著麥片牛奶當早餐，那時的時刻是九點四十分，歐品欽從樓梯徒步走上來，一眼就看到她，他才坐下，就急迫地問她：「怎麼樣，嗯！怎麼樣！」

她只是笑而不答，這樣就夠了！她只在歐的眼裡看到自己，很亮的夏天上午，很亮的自己，這就夠了！原來他們都是爲了在對方眼裡去看到自己而戀愛的！

關於很亮的記憶，就如同他們一齊邁過陽明山或者北投那乾燥溫暖有濃濃樹影及日光交迭的夏季時光一樣，歐開車載她到他們喜歡的那幢日式小樓，五蓆地板、五蓆榻榻米、矮几，樹影及日光，乾淨的交疊在他的棉質襯衫上，她嗅到夏日碎碎的草香，在她身上溫暖而熟悉的嗅覺，是他棉質襯衫上，屬於陽光和棉織品一起造就混織的香味，而在她的身上，那種溫潤而熟悉的膚觸，其他的調子很難滲入他們的中間。

這也是迷惑他們倆，千篇一律的時間！

如今，她自己開始停止了這些遐想及眷念！

她把很多很多的東西都丟到後面，甚至，當有人還在稱讚她漂亮時，她會在心底不屑地說：「喏！又來了！」其實說話的人比她誠懇也沒用，她是如此地否定那些屬於自己耽溺過的調子，那些促使她活得更加燦爛美麗健康的養份，就是爲了品欽沒有做到，沒有顧及她的感受！這時一切都成了打擊！

她怎麼知道，歐品欽到底記不記得這些事了？這個死鴨子嘴的男人，每當他自己知道傷了周曉賓之後，就會以哀兵姿態等待周曉賓的原諒，或者以無比巨大的耐心，去度過她拒接他電話的懲罰！

這個看起來蠻乾淨的兔崽子，周曉賓早就看穿了他那頑固的階層性格，那保守的自由主義又有點激進的矛盾，挽救了他的保守的和顧一切的依循邏輯來推論的習慣，是他適時的加入了改革運動，但是，台灣也在快速的變化和崩解，曉賓有時候會懷疑他的判準到底管不管用？

隨著時間的更迭，你不會再用單純的信念去增補你現實的海洋！

當然！她也許需要更強的自我肯定，去應對這醜惡的現象！這算不傳是一種能力呢？然而，她，周曉賓得要漸漸甦醒才好，從一個「愛」得神話庇護所裡甦醒，好比從一個少數人統治多數人，自我催眠的統治美夢裡甦醒。

關於後者，她進行脫離的自然而決絕！

對於前者，她看來依賴的太深，要不就是，給了對方及自己太多的藉口。

她拖延著不想去處理及解決這些惱人的傷口及情境！

她懸浮著怔忡的海洋！

菲菲從房間的一角瞥到了巨型的光線，那是一輛大型清潔車，在夜晚巷子裡操作收集完垃圾之後，壓縮機及垃圾臭味共同發出的怒吼！

她知道她母親剛才進門，她側耳聽她小心關上臥室門的聲音，她從椅上站起，關上窗戶，隔絕那城市巨獸的嘶吼聲，開了空氣潔機之後，臭味立刻變淡了，有時候她對住家周圍的環境感到厭惡及無奈，她深深感覺到她臥室側面樓下臨街的地下工廠，根本就是和有關部門勾結的牢不可破，怎麼弄也弄不走，噪音加上從不熄火的大型貨車引擎聲、柴油味，放置重金屬的哐啣聲，日夜凌遲著她的耳朵，她經常板著臉，皺著眉，從巷道匆匆跑向公園，她很想開口罵人，但立刻又嚥回去了！這於事無補，這些生意人，只顧賺錢，哪裡管鄰居的感受！

她想起她母親周曉賓，不曉得和樓下司機吵過多少架了！有一次，周曉賓先是客氣地請他們把卡車熄火！拜託啦！油味都跑到臥室裡來了！對方司機瞄了她一眼，哭爹！什麼？你再說一句！哭天啦！哭爹，那司機又補了一句！

哦！阿恁叨（家）死郎！恁叨（家）死翹翹，攏總死翹翹！安怎？有夠力嘿！罵人誰不會罵呀！過來罵！罵呀！沒聲音了，那死司機，引擎立刻也熄火了！

這是中山區，巷道十字口猶如大卡車停車場，一樓違章建築佔住紅磚到及防火巷，到了政府違建科舉發，列管交差！

她懷疑她母親那簡單兮兮地台灣獨立意念，這些自私自利的台灣人，在她看來和法律、和良知，都扯不上關係，擋他們財路去賺錢就是不道德，爲了賺錢，逼良爲娼也是他們的道德！

市政府難道無法可管嗎？但是他們互相勾結玩法，已經「列管」，現在沒有人力、財力可用來拆除違建，這事和獨不獨立有關係嗎？

她覺得自己很無辜，她再度爲自己無辜地生活在這些永無止境地干擾裡而氣憤，但是因爲手邊有工作要進行，她一會兒又開始叫自己心平氣和去面對手邊的事情，而暫時忘了這些喧囂凡人的噪音，現在她幫人做了一個拍攝及出書的企畫案，她也學習怎麼預先做好經費估算，這案子是以前和曉賓一起工作過的年輕的江怡帶來的，江怡經常出入她們家，幾乎每隔個把禮拜就回來這兒落腳，江怡已經像是她們家人了！菲菲就把江怡當自己的大姐看！

菲菲打了一陣子電腦，存完檔，便走到廚房找水喝，她覺得身體虛脫，意志用盡，她剛和男朋友丹尼分手沒多久，也許分手的痛苦被一種無望的空有及存在遞補了！她發現二十五歲的自己，就已經不再渴望什麼！她有一具不能太操的慢

性病身體，一個不知天高地厚、不具危機意識，當過詩人及作家的娘！

而她覺得所有的人都感覺不到她，他們只看得到「漂亮」，卻把她留在一個軀殼的外面，她寧可相信自己還活生生地和那種「美」去並駕齊驅才好，但連這個令自己相信的理由，也似乎從來沒有發生過。

她和她的父親國中就開始逐漸疏遠了，大學來到台北後，幾乎就是斷絕！她父親身邊的女人，不喜歡他們父女有過多的連繫，爲了這場疏遠，似乎再也無法拼湊出什麼！她的父親也徹底的了斷了她們！丟棄了她！她覺得胸腔上的那塊洞，有如月球般地荒涼，是一個比意識還要深、還要更空洞的地方。她美麗驚人的眼睛深處那光一定是暗的，有時她攬鏡不相信的望著自己，她覺得好幾次好像將熄的火，但是有另一把火會燃起，就是憤怒！

而她恨周曉賓那一付風趣熱情灑脫，裝得若無其事的樣子！她做了什麼啊！別人那麼苦，她卻置身事外，她做了什麼啊！她狠狠地望著這女人！

但她似乎忘了周曉賓和離婚前的日子判若兩人，她有一段時間，是個每天躺在床上，無力起床的病人，她有厭食症，胃部及心臟裂著一隻張著嘴巴的傷口，那傷口說：「讓我死！」那時她的生命幾乎像爐床上的灰燼，她快用盡了最後一絲力，爲了她丈夫的事業，爲了他的投資，爲了他的官司，爲了那一望無際的歲月清單裡，像女工般做加工、做包裝幹的活。

而非菲曾經是勞才俊的寶貝，上面兩個哥哥都不如她得寵，她才三歲左右就會在勞才俊下班時，去拖他的公事包，並且自動遞上拖鞋給受寵若驚的爸爸，把大家看得目瞪口呆。菲菲小時候經常用大舌頭的童音，去打哥哥的小報告，睜大眼睛，一排長睫毛覆下像蝴蝶般的陰影，滾著珠玉般的口舌，在幼稚園的畢業典禮上鸚鵡學舌，背完一長篇幼稚園園長寫的畢業生感言。

她在園長那兒學會摺衣疊床，井井有條的好身手，她的園長後來因爲幼稚園房舍被房東收回，而含恨離開景美。

菲菲從來都不知道，她母親是爲了她而變得堅強，曉賓後來從病床上起來返北工作，聽說是一位丑童似的女人救了她，再來就是歐品欽替她在台北找了份記者的差事！適逢大選，他要她立刻啓程！春節回中部時，她又換了個工作，這次她必須埋頭苦幹寫十二個企畫案，要趕在休假日辦公室十點的會議桌上，發給各部門的主管閱讀討論，她是一個半公營機構的文化專員。

收假前一晚，她抽身離開桌面，騎著摩托車去購買第二天一大早往台北的國光號車票，菲菲在她後面環著她的腰，買完票時她看到女兒的眼神，菲菲異常沉默地望著她的母親，她的母親掉下了眼淚，三天的春假她都在工作，沒有挪出一丁點時間陪陪勞才俊及孩子，而那個時候她和勞才俊的婚姻，早已亮起了紅燈，只是合作打拼的伙伴而已！

周曉賓返北後，接到兒子的電話：「媽，妹妹從妳走之後就開始一直哭，都不吃飯！」

後來她毅然辭掉工作返中，也不再生病了！她參與了很多女性社團，她也主持電台廣播，做女性的節目。

菲菲覺得那時候的她已經不再歇斯底里！她很少動筆，簡直忘掉自己對自己的天職！

菲菲和丹尼交往最大的障礙是丹尼的爸爸！有時候她簡直不相信丹尼很早就當「父親」了，因為愛喝酒甚至出糗漏的不是丹尼，而是他該死的老爸，是丹尼在替他父親擦屁股！他們家亂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不只是屁股不知道往哪裡擺而已，簡直像個二手傢俱行！每當她發完脾氣，丹尼就讓她整理一小區塊，而大的區塊仍然和他父親一起躺進豬伯伯的窩！丹尼出國去玩，不是帶女朋友，而是帶爸爸！丹尼看起來已經老了，他才是爸爸！而丹尼的媽在丹尼三歲時就過世了！在他母親過世之後，又陸續走了丹尼的哥哥及妹妹。

菲菲曾經數次到中部去看勞才俊，勞才俊有時連和她吃飯都拒絕！通常都在電話裡告訴她沒空，冷冷的！

有很長一段時間，她覺得自己像被別人輕輕放在路邊不用的袋子，生命到底有沒有從她身上退去，她不知道，也許，也許——

生命只是原封不動地停在路邊不動而已！

她是不是已經從袋子裡爬了出來？她不應該再去管那隻該死的袋子！

菲菲問自己，她是否在生命裡發生過許多大事？她問她自己，她母親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發生的事？

她根本覺得她母親可能創傷太深，故意泯滅了許多記憶！當作什麼事也沒發生過那樣過日子，而且，缺少進取心！甚至，找理由也勸她一起攪混，她，不像以前那個努力，肯去解決難題有熱情的女人！

如果不能改變什麼？如果您是玩著反覆因循的遊戲，騙自己說這叫平靜！她不信這種東西，她要找回生命裡的快感，看起來不太容易，而周曉賓，已經是這把年紀的女人了，卻還是有些眉目。

她恨她母親，她恨她表現成這樣的體態，朋友、學生、課程及生活！還騙自己過得多麼愜意！

她對她隨口的談興嫌惡，她對她的臉及聲音手勢都嫌惡！她不要她在她新交男朋友面前說話，彷彿一家人那麼高興，她恨她害她父親不要她，而現在，她也不要她！

她最好不要談她的國家認同或台灣！

這關她什麼事？

她最重要的事都和台灣無關，她要有好的戀愛對象，甚至去結婚也很好！要不就再去唸書，她也勉強湊和著她最近新找的工作裡！

但是，「倒扁」和「遍地開花」之後，她那心細如髮的老闆，有一天突然對著她那看起來百分之百的外省臉蛋（這是她自己說的）厲聲的說道：「我只認同我的國家、我的社會、我的台灣。」

她感到非常挫折及驚愕，她把這事告訴周曉賓，曉賓說：「妳為什麼不肯明言妳家庭的政治立場？」

平常對周曉賓大呼小叫的菲菲回答，我哪敢回他話呀！這令周曉賓很不以為然，表明一個立場是天經地義的事，不是嗎？連這都不敢！令人不敢置信！

一個喪失自主性自主價值的人啊！周曉賓突然覺得，她受的折磨有時是自找的！

她們已經不再是以前的那對母女了！當菲菲厲聲地在自己新交的男朋友面前，對她母親說，妳知道嗎？我和妳合不來開始，她就告訴自己要練習，練習最狠心的那一招的到來！

她是不是該回答她，好的！那妳立刻搬出去！她沒有！她囁囁的告訴她會尊重她的決定，這態度是錯的！因為她怕菲菲大吵大鬧、拍桌撞牆！她於是被菲菲看不起，也成了她的出氣桶！

她必得把這這些責任歸屬還給這女孩不可！她其實沒什麼選擇了！

她必得把許多的事完全回給她，或許，她應該停止母女是朋友的那種種幻想，母女不是朋友！你也不可能想要她做什！妳該放空，如今什麼都不是，只是各自生活在一起，湊巧有些血緣的人，如今，你不要對血緣發生任何虛構的錯覺！

周曉賓知道，沒有幻想沒有關係，沒有夢想很糟糕！

現在得加把勁努力，還是很重要，該是你的，都不應該放棄才是！她不停地教育她自己！該用力的去過自己的生活！

她和小徐更少見面了，在這之前，有一次他們一起在素食店用餐，小徐故意把電視按到 TVBS，他喜歡看那特別渲染的新聞報導及反扁！那時她深刻地感到齒冷，她是不需要什麼伴的人，她也沒什麼熱情去坐別人的車，而感到美好愜意，她覺得她要清楚的活著！而過去那些令人心疼的事情應該逐漸釋然才對！

有時她會在住宅附近看到母親，她坐在輪椅上，戴著一頂帽子遮著臉，車子後的看護正例行的把她推往公園，那看護是位大陸女子，浙江人，她有一張長長的臉及尖下巴，戴著眼鏡，很少說話！她會走上去陪她們一道走，有時再把她們送到弟弟家門口，然後她返身回家。

她母親已經活過每一個日子、每一個細節，日復一日，她的話語及習慣，數十年如一日，深根蒂固，在她身後聳立著她建立起來的家，她沒有懷疑過這些事情的真實性，現在，卻再也無法確定她的女兒和她們之間的關係！而周曉賓一旦回首看往事，她姐已去逝，眷村的房子現在看起來簇擁成一堆！就像另一種泥沼！不是人決定社會，而是意識決定了人，她的父母、弟弟的選擇是這樣，而她是那樣，這已成定局！

她唯一能確定的，她就是住在這座她不喜歡，但又十分習慣熟悉地城市裡，在這裡至少她知道哪裡去買省錢又漂亮的衣服，哪裡的書會比誠品更便宜二到三成在西門的哪裡喝得到濃而鮮冽的果汁，這城市裡還保有許多她不認識而默默認識她的人，有她分散在許多角落裡不太常見面的朋友，和如今誰也無法協助誰的那種孤單隔絕一樣的東西。有一天，當她羅掘殆盡的時刻，誰會幫她？她小心的用每一分錢，但這一年來，錢進來得越來越少。

有時候她脆弱的睡不著覺，心裡想著那些自己斷然拒絕又傷人的往事，自己總是喜歡抓著一個光明正大的理由害人害己！有一次有位寫傳又寫評論，在文化具有盛名的同輩詩人送集子給她，在許多場合介紹她，編選集時從未放棄考慮她，但爲了「光點」文化的一些她很不以爲然的文化盛筵，她居然寫詩揶揄了人家，因爲她覺得「光點」不就是非常替某些特定的文化人，做文化宣傳的一個據點嗎？而且是在龍應台當文化局長的時代以內定的方式，標給民盟的侯孝賢使用的，它的商業使用坪數，甚至可以假公濟私地不設限，那麼，她的那位朋友參與的文化饗宴合起來替光點編選集，不也是一種徵召嗎？她批判人家之後，在心底的深處，彷彿有個更冷的聲音鞭笞著她，在說她自己可恥！她有什麼資格用道德揶揄別人？縱然是同一陣線的人，也該給朋友空間才對！

她無法從這些行爲裡得到告慰，而這種種的環境及現象，如今已是一片錯綜複雜。眼看二〇〇八年將屆，誰知道下一屆的執政黨鹿死誰手？過去有志一同的朋友們本就不多，如今變的變，而很多人不知道二十年前她就堅持這樣，也從沒變過，至少一些藍血的朋友都還尊重她，知道她不投機，但現在，她發現在綠的區塊上，有許多人，不，她不是指參加光點饗宴的朋友們，而是指曖昧不明成了普遍的象徵，她常吃某些人的暗虧，那少數幾個暗中不懷好意的傢伙，其中有一位是翻譯法國某詩人作品的傢伙！包括對方的動機及自己的焦慮，都成了精神官能症的案例！

因爲她看見自己——一點幫助也沒有的，彷彿已經走到了一個盡頭，雖然還不算是山窮水盡！

她更大的可恥是，明明不信任歐品欽和一位年輕妹妹的關係，卻不肯開口問清楚。

有一回在他車上，歐品欽拿起手機，他細聲細氣地用充滿愛撫的聲音和對方說話，那口氣很像是和她說話時一般的口吻，她在他接來談話時冷不防地問她，那是誰？哦！那是我以前的學生方愛華，她從她從愛荷華回來二年多了，我替她推薦了一個工作，後來有好幾次，她看到那女孩上電視，她敏銳的感受到那是一張幸福滿足有人愛及受人照顧的臉，雖然她不管是談吐或工作表現，在她看來都差強人意，但是，她覺得心底已漸漸的瞭解，那趨勢是這樣的，在時間及情感上她不願認輸，但她寧可放手！這是她的驕傲！這是她的懦弱？她仔細地想了一想，好像都不是的，只是一種和歐品欽類似的「自利」罷了！

歐品欽絕對不會對他太太曼雅承認，因爲一承認就完了！他自己對曉賓提過，那就是說爲了維持關係，所以要小心！那這種邏輯不也可以用在愛華妹妹的身上嗎？一旦對周曉賓承認就完了，這「完」不是指和愛華而已，主要是指周曉賓！指他目前沒有放棄周曉賓的打算，放棄周曉賓就等於放棄不同的生活樂趣，「不承認」是絕對可信的唯一選擇，不管對哪一位來說，都會牽動另一組的第三者！

一旦承認的話，周曉賓的退出，會使許多事情曝光，她會打草驚蛇地去找愛華，表達她的身份及退場！所以，打死不說是歐品欽唯一的法寶及態度，她需不

需要逼歐品欽承認呢？她是沒有能力去抓歐和愛華的姦的！不是嗎？歐品欽是絕對不可能承認的！

到了這種地步，她不會再利用自責去處理問題，她不會把問題再度轉開及放棄，她該好好地想一想，也許歐品欽和愛華的事都只是無稽之談。

直到二〇〇六她還記得素馨這個人，素馨改名叫姚心石那是二〇〇四年的事，二〇〇四年台灣人選了一位據說叫台灣之子的總統陳水扁，那晚她湊巧掉了手機，素馨像大多數的外省人一樣，很討厭民進黨及陳水扁，尤其她的父親據說做過情治單位的首長，但這到後來都不甚了了，因為後來她發現素馨告訴過她的一些身世，都必須打個三折，才算真！

素馨用家裡的電話告訴她改名字的事，好啊！恭喜啊！為什麼改改做心石呢？「我心如石嗎？嗯！你不懂，石頭是另一種生命，是人類生命的迴流，火山的底部就是這些冷寂的石頭」，不是素馨說的，反而是另一種聲音在她耳邊喃喃低語，而素馨只說改了名字會變好，可以碰到好男人！

而我們的巷口有人正在噴消毒藥水，味道很噏，是衛生局叫人來噴的吧！味道很噏！喔！好的，心石，姚心石，她想像著姚拿著話筒說話的模樣，她也許正搖搖晃晃走過房間，擺著她的臀部，她也許正要去找錢包之類的，但手裡卻拿著話筒，姚心石於是鄭重其事地告訴她說，她又認識了一位新男朋友！哦！是嗎？反正她過一陣子就換一個，人家說看我的命盤到八十歲還會談戀愛呢？哦，自己反應太那個了，是要表示欣羨、還是表示嫉妒才得當呢？朋友講到興頭上，那人在一家製鞋公司當總經理，離婚了！兩岸都買了房子，說要帶我去上海住！好啊！我是來告訴妳的，將來我會兩邊跑！

姚心石，明明有老公，卻如入無人之境！好！就這麼用名字去改運，也難以詮釋萬般世事，看來人真難於勘破的還是慾望，男歡女愛誰不愛呢？至於那個商人知道什麼姚心石？要不是她圓圓挺立不墜的乳房，就是她圓而大的屁股，欸！她只會和妳談這個，妳一轉話題，她就一臉無趣！

老是她讓男人為她幹了什麼好事！有的，上個男朋友雷太平是個火山孝子，她騙雷太平說自己的老公是老爹地，雷太平就買了兩年的手工饅頭及早點去孝敬老爹地，老爹地也欣然接受，合演了這齣到後來難以收場的鬧劇。

她掛話筒之前先向心石說擺擺！願這位新人也會和雷太平一樣無私地奉獻，並且有個善終，不過為什麼要把自己的老公裝成老爹，這點心理真是匪夷所思！噏鼻的消毒粉末在陽台下飛舞，滿滿的心石有滿滿的愛，包括物慾及肉慾的！最好能交到一個買車子給她的凱子，她會愛得更妥貼更甜，那是二〇〇四年的事了，姚心石在二〇〇六年和她斷了音訊。

斷了音訊的事還不只這些呢？二〇〇六年她還想念著這朋友，要不是姚心石騙雷太平許多關於她周曉賓的許多事情，她周曉賓不至於這麼傷心吧！斷了音訊也好！不必撕破臉講難聽的話，但她會想起姚心石善待朋友的那一面，牽著女伴的手，有時帶妳去吃飯，生病了來看妳！但是姚心石的行李裡有太多果皮果核，有太多意外留下的人生皮渣！她的話題少不了那些個錢及享受！那些個話題

啊！翻來覆去的，只不過她甩掉男人的時候，速度之猛之快！對姚心石來說，周曉賓的意志力是不及格的，她該早早的甩開歐品欽才對！

那天歐品欽說愛她愛她，全世界只愛她一個，她漠然以對，覺得有些遲頓及晚，晚了二十年。

而每個女人都有一個罅，男人看到妳的臉，想的卻是那個洞。而女人是極其寬容厚實有韌度的，但我周曉賓卻相當執拗的，我玩雖還能玩，但我不屑虛無，我一定恨火填滿那個洞，我不想迷糊，我連和歐品欽做愛都清醒的可以！我為什麼那麼恨，我連應付「恨」這個字都懶！我形同槁木。

因為妳和妳父母親之間的關係出了問題，申請邊摸著駕駛盤邊安靜的回答她！申請的黑色包邊太陽眼鏡上浴滿了寶島午後冬日難得的豔陽，那天申請的安娜老婆帶團去哥本哈根演出了，小孩又放在托兒所，申請突然間多了三個禮拜的假期，她是曉賓將近二十年的老朋友，申請打了個電話約她吃個飯，申請下車接她時，她幾乎認不出胖了足足有十多公斤，快變成圓胖子的申請。

「我對什麼都厭倦至極，尤其好像是男人！」她說。

申請說這妳很麻煩，妳要找一種專門諮商的心理醫生治療很久，而且有些過程還很複雜難搞，那我怎麼不會討厭你申請呢？她暗暗的問自己，哦！那是因為你們是好朋友，以前什麼話都可以聊，申請還帶著女朋友到妳家吃飯，她和妳 X 老公也認識，他沒有侵略性，他很得女孩子的緣！不是嗎？她在想著以前瘦瘦的申請的事情時，車子往士林天母的交流道方向開去。

陽光亮得讓她想起自己的太陽眼鏡，那天歐品欽拿了些錢給她，喏！去繳學費吧！舞蹈課的費用我來想辦法！

而我對什麼都厭倦至極！連上舞蹈課也沒了活力！歐品欽你早一點對我這樣好，就不會有今天了！

因為妳被父親騙太多了！妳不會再相信男人！申請又淡淡地說道。

她忽然間又設想，當年如果自己是單身，而申請沒有女朋友，自己會不會喜歡他，答案是不會！她很明白自己穿衣打扮，甚至是為了自己的傾向越來越厲害，她不是商品崇拜的一部份，而申請只是她的姐妹淘一樣！原來她喜歡做朋友大於男女關係！是真的這樣嗎？

申請看到周曉賓向他走過來時，他看到的周曉賓是一個頭上挽髻舞者似的苗條女人，但氣息沒有以前那樣飽滿，她沒有上唇膏，大眼睛裡有種凌厲，少了以前那種水漾樣的光及笑意！她臉上有種寒霜，教人不太敢接近！而且，膚色也暗了！

周曉賓則不敢相信胖胖的申請已經是個爸爸了！他以前愛收集畫，還開過小小的畫廊，連畫廊的地板都是自己訂的，從外面撿回來別人丟棄的漢醫藥櫃，整理修補成美美的骨董級資料架，轉手賣出就賺了八萬，但這機會顯然不多！他總是負債！

然有一天他突然間摒擋下一切，隻身赴紐約唸藝術去了！

回國後他與曉賓連絡過，不甚了了！曉賓那時在五個社區大學上課，不想見

人浪費時間，和自己則沒有半點接觸，有種累和被掏空的感覺！她老是有種看到滿地果皮屑的意象，而自己就身在其中。

後來她去申請在半山腰上天母的家，整個落地窗開向近在咫尺的山，她看到寬寬的陽台圍欄很低，上面鋪著舊舊的木材，人在這裡以為是對著自己的大院落喝著茶，其實房子在三樓的半山腰上，雲靄就已經在眼前倏忽的流動過去，兩人閒閒地喝著老茶壺裡的龍井，五點鐘我要去接兒子、申請說，接著是大量的居家及天倫的照片，當然每張照片裡都有申請那二歲半智商甚高，非常柏拉圖的兒子！笑起來像大理花般燦爛的太太！

所以申請如今的欠債只是繳房貸而已！房子、妻兒、VOVO的車子俱在，帶一個他老婆安娜在英國留學就夢寐以求的跨族群劇團。台灣唯一的客語、國語、河洛語，老中青三代的大混種劇團。

我們不要去談台灣以前發生的那些事，我們只談兩個人的經歷就夠了！申請很少笑！變圓變胖的臉上，多了一絲怨懣與憤怒！可能和他下巴留了些鬍鬚有關！個人的經歷就夠了！哦，個人的經歷就夠了！為什麼個人有這些經歷？不要去管它，個人的經歷又是哪來的呢？沒事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但她沒說什麼！他們吃飯時，那家 buffet 店長得像阿格西的老外老板，很殷勤的向申請打招呼，服務生則問他太太怎麼沒來，還看了曉賓一眼，哦！她現在領團在哥本哈根，申請淡淡地應對著！連眼睛都懶得抬一下！

他們中間有時談話會中斷，又像風從水面陡地刮起。是申請先談到陳水扁的。

這個人太差了！你配當總統嗎？你邀請連戰和你會商，一轉身就向媒體批評連戰，玩弄連戰，宋楚瑜也是的，轉頭就罵人家，這樣族群怎麼和解？

我也不會喜歡這小眼睛的總統，但是我對他的不滿意，反而和你們不太一樣，我認為他該先把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事情真相，調查個一清二楚，才算告一段落，該道歉就道歉，可以寬豎恕就寬恕，白色恐怖時外省人受難的也不在少數！這之後才談族群融合吧！

至於這兩個敗類嘛！外省人有時什麼好和他們劃等號的，吃香喝辣，台灣人的土地，台灣的股票內線交易，喂！申請，外省人不等於國民黨呢？不要因為我說這話就立刻說我是民進黨吧！我從來不是什麼民進黨，反而我覺得自己該對他們再冷淡、再嚴格一點！究竟他們在執政嘛！而你們對國民黨要再絕情一點才是真的！

妳這樣和男生說話，除非是申請，大家老朋友，妳這樣老氣橫秋地對一個快五十歲才當爸爸的男生說話，妳在這餐廳的外面，妳還有男性的朋友嗎？

原來他們怕的是這個，穿衣打扮都不考慮，在意他們怎麼看怎麼想的女生，女人味，女人味！不是很多男生都說妳很女人味嗎？只靠近一點點就像被踹了一腳！在舞廳跳舞，男生想佔便宜，一腳就踹上去，動作迅極，不落痕跡，轉個身再對他甜甜地笑著，現在沒這個耐心！臉上彷彿掛個牌子，生人勿近！

主要還是生自己的氣，最恨歐品欽，氣自己就這麼輕易的放下他，放過他！再深想一點，就是不值得！更不值得自己為這世界、這人再付出什麼！除了社大的課程之外！我累了！歐品欽，你有沒有良心及知覺？

難道我要等著有一天你過世了，讓我擠在弔唁的人潮裡去看你，不，你生病、或你離開，我都不會去送你的，我們的結局叫「無望」！而你從來不會在意我這種感覺，這種一再侵蝕嚙啃著我的感覺，所以，我要離開！你再也不會打動我了！

這灰色的城市，這蠕動的羊群，這灰色的天穹啊！這遍佈石灰水泥的城市街道及公園啊！就算在公園的林蔭道下散步，仍然聞到羊肉爐的麻油燒酒火鍋，開始還有些香味，久了是撲鼻羊屍臭，彷彿像要遮蔽什麼真相的佐料一般，鼻子再也不想對這個城市敷衍寬容，鼻子聞到那種知覺了！

妳很累人！妳很累人！周曉賓妳不會有強迫人格症吧！不，我沒有，我是甲狀腺機能退化症候群！我沒有裝甲車！我沒有！

我活在尖銳刺耳的車陣及每天乒乒乓乓的地下工廠樓上，我在不寧的空氣、惡濁的油煙中失去寫作能力，在文學與出版社中死亡，誰會在乎妳呢？所以妳不要失志啊！不要啊！可以沒有歐品欽，但不能沒有自己！而人本來就不可能擁有任何人的！

申請為什麼那麼低沉憂愁！悶悶的，五點前一刻他開車送她到捷運站，然後開車去接他的寶貝兒子。

申請把寶貝抱上後座，繫好安全帶，寶貝手裡拿著一張畫，看！爸爸爸爸！這是你唷！申請接過來看到，一個肩上斜背著揹嬰帶，腳著夾腳涼鞋，神情落寞卻張著大嘴巴笑，而兩道眉卻縮在成一個峰頂的憂慮中年男人！

但是她在捷運上還在想著申請告訴她的一個故事；有個七十多歲的女團員說，她是個獨生女，申請看著這位奶奶瘦削的臉頰和深陷的眼窩，想及她年輕時應是輕盈可人娟秀的模樣兒吧！

她應是大陸淪陷前一天才匆匆和人結了婚吧！第二天她就離家了，申請這麼猜想，她父母就只她這麼一個獨生女兒，倆老就在樓上，申請在她的敘述裡看到木然、愕然死神般僵立的倆老，女兒帶著一只小皮箱走下樓來，一步一階的，不敢回頭，全身發顫的和前一天才匆促結婚，可以帶她來台灣的陌生人，頭也不敢回的一直來到台灣，五十多年，父母就此斷了音訊，一生都沒再見過面！

她在捷運裡想著申請說的，那七十多歲的老奶奶，她的傷口，她也想著申請所謂的口述歷史，申請有申請的鋸箭法，她怎敢唬弄自己說不管前因後果呢？

而申請的憂傷憤懣，卻無意識地被一些媒體的族群操弄著，轉嫁到無知也被操弄的陳水扁身上了！好耶！好耶！他們愛這樣選擇真像相、邏輯及歸屬，兇手不必受譴責，加害者永遠高枕無憂，子孫照樣榮華富貴！他的走狗繼續欺弄這些白痴一樣的台灣人和怨懣人家給你飯吃及可以落腳生根的中國族人！而這些沆瀣一氣的老中國人如一鍋粥，氣味糜爛到不行又莊嚴到不行的粥，孫中山啊！蔣介石啊！福馬林啊！新的時代在哪裡？他們都不要！他們只想奔向中國式的鄉愁！廉價的娛樂片！唉！套頭毛衣，頭套進去一半！不可打噴嚏，而她在捷運上

打著噴嚏，車廂外氣溫驟降！

憤懣！年紀輕輕的就開始說要護衛傳統的一批中國子弟，一批中國死白的、死氣沉沉的瓷器！周曉賓可不是這些收藏癖好者，她五十歲的肌肉結實，她跳舞運動到那個方向去，她坎坷不安的一生，和她的毛孔上的皮膚，已經不是江南的女子，她在台灣的太陽能中漸漸被造就出來。

而瓷器的光滑騙不了她！她不可能在瓷器上滑行，她不太喜歡那特別光滑的東西！她可是要練習怎麼面對苦難和貧窮，台灣的不景氣、大蕭條時代，似乎不遠了！

這天她看到菲菲在翻她的衣櫥，她那二十年代蒼桑老舊的衣櫥，媽，妳有沒有再短一點的裙子？有啊！這不是嗎？秋香加紅咖啡的小百褶裙，太長了！喔！太長了，妳要幹嘛！我接了些通告，拍衣服廣告，那他們不是有衣服要給妳穿嗎？不，先要穿自己的去試鏡。

她翻箱倒櫃，只找出一件黑色低胸地低腰的短斜裙！菲菲搖搖頭，她發現自己行頭單薄，但不必介意，她穿最廉價一百元一件的衣服都怡然自得，會有人告訴她說她的衣服好看！問她哪裡買的話？她有衣架！她有自己遙遠而陌生的身材，如今那身材回到了自己的國度，她的腰身變胖了些！她喜歡自己稍圓的小腹，她看到菲菲匆匆選擇了一件裙子離開！她變高興了些！她每拍一個通告，就必須花五到八個小時，拿不到一仟伍佰元。她用家裡的電話打人家的手機，她把手機的費用轉到中華電信的帳單上去。帳單上明明白白地寫著，上月通話費貳仟陸佰陸拾元整。

菲菲找她大哥子修回來；幫她搬下去扔棄一個大櫃子，她又搬回以前的房間，她把床放在房間的正中，現在，她留下兩個 IKEA 的衣服架子，好了，她有空間放梳妝台了，她把書及書架儘堆進子思的房間，反正她先假設子思不會回來住了，她慫恿曉賓把那房間改成書房，而且兩人共用也可以，客人來則在地板打地舖，或將來弄一張坐臥兩用的沙發椅，但她又把網路移到飯廳去，就這樣，一切還只是零亂，無力，要規劃的東西是錢及時間，還有就是力氣。

菲菲等於才從黑洞裡灰頭土臉地爬出來，她可憐的身體被她飢渴的感情佔領，那是小小的戰場，但是生死莫大於這一瞬，二十五歲，只要愛情，雖然有些人已成家立業或在國外勤學苦讀等學位，但人人際遇不同！她的身體若沒有打開來，若沒有男歡女愛，若沒有人來卿卿我我，年年月月，青春就變成廉價的舊衣了，是自己變得漫不經心吧！

那天菲菲就漫不經心地去應徵的，她穿舊運動褲及鬆鬆的舊毛衣、休閒鞋，她在傳播公司不耐煩地一手絞著髮絲，一手快速地填那密密麻麻的資料，旁邊人聲沸騰，電話聲喂喂喂！啊快了！是馬上！手機聲我在這裡啦！下午！不是啦！人都到齊了！她從手指纏住的髮縫裡，看到一個忙到把襯衫一角晾到褲外的男生匆匆走過，再繞回來時，不忘把眼角仔細地瞟她，那人就是安志，長得乾淨可人臉帶笑意的安志！

安志後來告訴她說，嗯！這女模長得不錯！未免太邋遢了吧！怎麼這付打扮來應徵呢？安志看來乾乾淨淨，講起話來毫不遮掩，像個孩子！天下人都是好人！人人都是朋友，沒什麼心機，「難怪去年自己開公司，被女會計捲款二百多萬，跑得無影無蹤！」，菲菲把安志這個人說得煞有其事的樣子。

安志很小就不見了父親，他沒了父親就自己學著當自己的父親教育自己，他嚴格規定自己的原則及分寸，他不踰矩到神經緊張的地步，做廣告人時他還賺了不少錢，但一等到他到了傳播公司裡，就覺得彷彿自己帶著大批綿羊進入豺狼虎豹圈。

安志下班前必定小心地把襯衫一角放進褲腰裡，他有時在晚上或禮拜六拜訪客戶，在一些很多青少中羣集的 PUB，和客戶閒閒地聊著 case 兼放鬆，有時也會情不自禁地看著非常好看的女生，在舞池裡 Hip pap 著三級波浪的胸腰臀，但他總不想接近那些夜店的「美眉」，安志也不想接近他旗下的任何「麻豆」。

他笑口常開，說話溫和的時候是小孩，口無遮攔、心懷誠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但是當父親那個角色卻也常常念茲在茲！

所以當安志碰上飛菲菲時，仿佛一切都是自然生成，一個絞著自己髮絲，衣著邋遢的應徵者，後來機車倒了，沒辦法發動，衝上樓來呼救兵的漂亮女孩，帶著中東及中國江南風味的混種極品，安志身體裡的孩子和菲菲濃睫下的眼神，迅即有一道電流，總會在什麼地方匯流吧！安志身體裡的孩子抓住了那道電流。

安志衝下樓去，用很雄性的動作扶起機車，發動，而且兩人開始攀談，兩人都發出咯咯的笑聲及手勢，而安志那深入的、深邃的長眼尾的眼珠，大眼珠裡的瞳仁，一定也會趕到什麼人的瞳仁裡去，剪住當時最極限的人像錄影，放進菲菲離去之後的工作流程裡，像在流程裡加入了潤絲精、糖精那樣的東西。

安志目送菲菲騎車離去，辦公室裡的人驀然發現，衝下樓去幫女模發動車子的經理，彷彿永遠回不來了，一個小時後，結束馬拉松的經理打開電梯門，走進人聲鼎沸的辦公室，任誰都看得到安志滿臉笑意！

那女模菲菲口袋裡揣著一張沉重溫暖的安志名片，急馳過敦化南路的行道樹下！

這兩人彼此都忘了問，緊張跋扈的黨政關係！他們站在哪一邊！

安志做夢也沒想到，這女模竟是個有綠色印記的小台獨，而菲菲對待新聞的漠然令安志吃驚，新聞還是要看的呀！安志講起話來細聲細氣的！

菲菲她老娘如今只抓重點，每天買自由時報，但站在報櫃前免費快速用眼神瀏覽瞟過那讓她不信任的新聞製造業的荒謬標題。

而菲菲這邊，她母親的狀態，時好時壞，她周曉賓也覺得自己心裡有顆定時炸彈，她心情不佳，彷彿沒有一件事不是衝著她來，她寫稿打字的速度裡馱著一隻神情疲憊，想像纖維化的千年老龜，牠如今躲在她的肌肉張力裡與字裡行！她的兒子子修遠在南台灣的另一端，那無天無日無夜的紀錄片工作者，在那幢留著四隻嗷嗷待哺貓的公寓裡，因為電費遲遲不繳，終於被剪了電。如今那公寓更黑

，本來在白日就需開燈的客廳與房間仿如鬼屋！而味覺像極了養貓場！

而這世界可不可能展示理念對象的樣本，是狀況或者只是對象？在理念中是沒有恐懼的，既是理念，怎會有恐懼？而瞬間的喜亦是，但她周曉賓卻不覺得，那僅是一瞬間的所謂普遍絕對，亦就是人之呈現，而生病及不生病的軀體亦如是！

然「表明」就是呈現，這不關乎美醜，只在精神的價值！而用符號在畫布上呈現這種精神價值，誰會管你？

人的可能性在哪裡？她感到自己被壓縮的屈辱，她感受到家庭及台灣要求自主性的同義及延伸閱讀下必然的焦慮，她感到大閱讀中的欠缺理性，在新聞節目裡，整個台灣形同遺失了大腦！

因此，通俗文化和媒體，安志和菲菲，安志奇怪菲菲為什麼可以不看新聞？安志哪裡懂？他甚至會覺得在搞複雜，他只要支持對的就可，因為他是台灣人，至於正義或非正義，他是一個廣告商，這種名詞對他們有害！

安志還不能明瞭，菲菲的媽是怎麼看媒體的，她看媒體正是個大妖怪！是超真實的黑洞，是把一切東西嚼碎加上水再攪和吐出的腥臭物，是擬相真實，像怪物一樣蹲距在電視台上再反噬你！

安志當然沒看過菲菲的媽，他她周曉賓卻從女兒碎片一樣的描述裡，拼貼了這樣一個人，安志。

哦！陳安志還是綠的呢？菲菲興致勃勃地談著安志，工作認真嚴肅到工作狂的安志，從廣告的 AE 做到自己開公司，說是會計捲款跑人，才把公司搞垮了！而陳安志這邊則除了暗自納悶這時代怎可能有人不看新聞，更不看八卦及 E 周刊談話性節目之外，從沒想到他自己也是被一種濃縮的醬汁醃漬得也太久了，他那白晰的手善於打理自己的衣服、領帶、鞋襪、房間及光鮮明亮的 BMW，每天接近中午時分，他開始熨衣服，一派清潔地出門開車進公司，做起事來埋頭不語，看來好似一絲不苟，屬下的人沒做好，立刻板起那眉清目秀的素臉，會不留情面地盯人罵人，但剛認識時，菲菲只覺得他像個孩子，放鬆又口無遮攔，菲菲只覺得他毫無心機，凡事都願向人敞開心胸，孩子氣的成年人！他帶菲菲參加朋友在 PUB 的聚會，菲菲親眼看到許多女生，甚至當著她的面來向安志搭訕，安志啣著淡酒，偶爾點支煙，好整以暇地看著菲菲跳舞，拉鬆起來了領帶的樣子十分可人，後來在車上他便情不自禁地吻了微醺而酡紅了臉的菲菲。

菲菲在陳安志的家看到安志門上貼著紅色的囍字，甚至，廚房門上還掛著辦喜事才用的繡幃，那是他們認識之後第二個禮拜的事，陳安志說那是我媽貼的，不要管他啦！菲菲一眼便認定，那是一個把大半生及後半輩子都完全投注在兒子身上的台灣傳統女人，她最大的熱情是把角落打理得一塵不染及看電視，大半的時間她一個人吃飯，一個人守住很冷靜克制的生活，菲菲看見她從沙發上站起來招呼她，一個身材高大矯健的女人，年輕時的活力被鎖在不施半點脂粉，只留下日曬癢痕的臉上，菲菲甚至覺得她那雙大眼睛比周曉賓還漂亮，她應該不像周曉賓那麼煩人！她年輕時一定相當有本錢！

那麼她呢？安志的母親許秀滿，她眼神掃過菲菲的臉龐，便立刻得到她的家庭資訊，雖然只是一閃而過的念，兩個都是單親家庭；但似乎都是講究表相教養及有禮貌的奉行著，不管它真相如何！會不會是兩個年輕的蠻族，借用了永恆的童話場景來搞心型曖昧，蠻族就是蠻族！

而是誰把囍字貼在一個年輕男人的房間門口，如果沒有辦過喜事的人，不會那麼無聊去貼這東西的！貼在安志的房間門口！象徵著隱私的時間不長，這全新上任的女友菲菲滿心疑竇，安志會不會已經結過婚了？而安志又足足大上她九歲，他當然可以結婚的！

大九歲的安志卻仍舊是個不折不扣眉清目秀的少年，誰也看不懂他的真實歲數！他嚴格的自律，包括上班前燙好衣服及打理進公司前的各項資料，及每三天在泡澡時敷臉；不管外界怎翻轉，他都有一套自我修理的規則，誰觸怒了他那套自我修理的規則的禁地，他內心的小惡魔便會跳出來狂吠不已！

他喜歡的目標不多，尤其是女朋友，一定是出類拔萃，令自己滿意到不行為止，然極端出眾又令他心生恐懼，他厭惡自己的不自在，因此，帶菲菲和朋友們去過二次 PUB 之後便嘎然而止，菲菲永遠難忘那天和安志頭一次走進在那個叫「hold」的 PUB 時的情景，菲菲穿著黑色的貝殼鈕扣學生型長大衣，長髮烏亮的垂在肩上，她進去時看見幾乎所有的目光都在她身上，她脫下黑色大衣，裡面是一件西臘式垂褶及肩部開叉的上衣，下著緊身牛仔褲，而安志則是黑色的西裝外套，內著銀灰色翻領 T 恤，安志挽著菲菲的腰，點完飲料後兩人下去翩然起舞，兩人心神晃蕩，眼裡盡是蜜過的笑意！

安志說他和孟端麗來往了八年之久，孟端麗身兼他旗下 Agent 的首席模特兒，和安志好了之後，才參加選美，這期間她選上了亞洲小姐的首席，但那時候也是安志工作順到不行的時候，單單 LV 的包包安志便給她買上了幾十個。

八年中他們倡言分手了三次，最後一次才成定局，孟端麗這次用零下一百度的聲音說：我已經感覺不到任何戀愛的感覺了！有時在 MSN 上不經意地碰面，安志才打了聲招呼，端麗立刻走人，義無反顧！安志說及和端麗的事，菲菲只覺得不解，似乎另有疑情，菲菲張著大眼睛，長睫毛裡透著慧黠！

安志成了沮喪的外星小王子，端麗離去之前，他的公司也因為會計捲款應聲而倒！安志有段時間便意興闌珊地消磨在 PUB 裡，直到遇到了菲菲！

不！這些都是安志告訴菲菲的故事，這些事經由這位看起來依舊天真爛漫的陳安志嘴裡說出，聽起來都蠻教菲菲深信不疑的！

安志趕著在十二點之前把車開到住家附近的加油站，只要油價浮動的消息一點風吹草動，他一定急著在正午之前把愛車的油餵飽。

他也急著把他每個工作的區塊餵飽。

在大年初四之後，對安志而言，就是一個新階段的開始，他先要擬定一些他部門的所有看來匱乏及積弱的重整報告；他進入這個公司之後，就發現積弱不振的最大因素，在於老闆所用的那些皮皮的經紀人沒什麼上進心的，他們以為光靠一些小模特兒及不起眼的瘦身廣告就可以養人嗎？這些沒有明天的螻蛄！他陳

安志是不會把時間耗擲在瘦身及減肥食品廣告購物台上的！他有太多的工作流程需要新的元素及新的技術變通去克服改善！

首先，他要先把一些冗雜煩人，勞心又勞力不討好的細節重新弄清楚！他不會多看一眼那些無助於事，嗷嗷待哺，靠卡債養自己，大夢仍未醒的小模特兒的，那些模特兒送上門來，他也不屑一顧。在他要求他們給他業績之前，他必須先要求他們改善一些在傳播界流傳已久的工作習氣及責任歸屬，這樣對嗎？其實該用上什麼策略的時候，就需要變通。那天他碰到一位咖啡代理商的女兒，他把應該和菲菲共度的週末，只挪了三、四個小時陪她；迪妮，看看未來就已經有些眉目了，分別前迪妮說：先把企畫案丟過來吧！然後擠了一下右眼！安志也用很純真無瑕的笑容回報她，後續還有呢？

但是，此刻他的笑容已不再，他正襟危坐的在駕駛盤前，他突然間感覺到時光不留情這番話語，他三十五歲了，他心裡老聽到一種煩亂的鐘錶滴答聲！

他接菲菲的電話，有時他開車趕過去接菲菲到餐廳用餐，有時也讓菲菲過來找他。

這是他們認識二個禮拜左右間的事，那時他已經公開向朋友介紹這是他的女朋友了。

有時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說得太快了！

他看到在他家留宿的菲菲，從未主動整理過他的床褥。他也看到菲菲大眼充滿驚異及豔羨地看他整理自己臥室，及沐浴之後用水嘩嘩嘩清洗浴室後出現的表情，尤其在安志自己燙襯衫及領帶時，菲菲那安靜專注的樣子像一隻貓，是的，一隻貓！

但貓不是安志所喜歡的動物，更不是在他需要的名單上，當然更說不上感動，他有些煩惱，菲菲剛和他認識時的爽朗成熟完全不見了，隨她去吧他真的需要有些「撇步」，她怎麼跑出來那麼多的妹妹相出來？三十四歲的男生不需要小妹妹的，那是表示要你去照應一些很麻煩東西的代名詞，後續的事情會接二連三的來，你要玩妹妹幹嘛！玩妹妹的意思就是說，你必須是花花大少！而這也不能說他完全沒有一點痞子心態！不，正確的說是；完全沒有！沒有，但也不能說他從未蓄意欺騙菲菲，在第四個禮拜之後，大家的背景更一目瞭然！那時已經不是陳安志在騙菲菲，而是女孩子們在自欺欺人！陳安志把車掉頭，一塵不染的頸子上，今天他打著一條也一塵不染的藍色絲光領帶，車子疾馳過市民大道，下交流道後，他再衝上快速橋。

他覺得自己執著於努力還不夠！

他踩下的油門不需要剎車，要的是更大的汽缸及馬力，更多的時間地圖及空間！他不應該花太多的精力去陪女朋友，這是一種對自我神聖的褻瀆，這是罪！他的眼神更深沉，臉色更嚴肅到幾乎在白晰的臉上泛出青筋，而這時的安志唇抿得更緊，他長而深的眼尾橫掃過一百八十度的台北街道，比雨刷還要準確神速！難道有野心也是罪嗎？他暗暗的自責，甚至喃喃自語！

安志在切過榮星公園後，決定掉轉車頭。他本來想到菲菲家樓下再打電話，

給菲菲一個驚喜，反正菲菲現在還沒有工作，幾乎隨時都在家春意朦朧地等著安志的電話，她隨時都可以約會，在安志看來，她和他初見面，有見地、笑聲爽朗的知性「模特兒」已經大相庭徑，她只不過是一位，和安志廝混了四個禮拜，已經耗盡了費洛蒙期的約會妹而已！

安志想，我不像那些做美國夢的老外或有歐洲夢的學校才子！我很實際，我想賺錢！台灣仍有許多令人心臟怦跳血液暢通的空間，我賺過錢不是嗎？而這家公司的老闆是個什麼都不懂的「田僑仔」，他信任我，我要把這些年輕的小鬼給脫胎換骨，變得精明冷酷有效率一點！

當然！獎金！用獎金是最有用的，而我並非標新立異，確乎如此！其有他哉！

陳安志，一張具有性力和經濟的薄膜，將現實的格言鐫刻其上。而賺錢就是；性慾！

錢就是性慾！就是工作和效率；生命的一切秘流均匯流在此！

過年的那三天，他斷斷續續地，心不在焉的陪著女友菲菲，儘管菲菲在他身旁嗅到了那沉悶的神秘意符，而忐忑不安、而滿心狐疑；安志突然間不像安志了，坐在她身邊的陰鬱男人是誰？一付大老闆相的安志，對著菲菲講話，就像她的上司！

安志變了！和她剛認識時，口無遮攔、天真無邪，拉鬆領帶、笑口常開的安志，真是大相庭徑！

他會邊開車邊跟人家用手機講個不停，把菲菲摺在一旁。

哇！小心，對面有來車！菲菲緊張地喘著大氣！還不斷用手拍著胸部！安志忙用右手扶正那已打歪的駕駛盤。

妳不會幫我看路呀！看我說手機，不會幫點忙嗎？安志不高興地瞪菲菲一眼！菲菲心想，原來這人還會遷怒呢？

這人是會遷怒的，他的頸背僵硬，因為有心事，因為有決定，但是午夜他們還在一起，在有深色 EKIA 買的柔軟枕頭上，棲著兩隻日後沒多少時間會再相聚的漂亮頭顱。

菲菲多麼漂亮！可惜沒錢！而漂亮寶貝在我這裡沒完沒了！我的旗下多得讓人眼花撩亂，我要的是客戶，能帶來大案子的客戶，我最歡迎女客戶，而菲菲太單純，她居然不知道我是師奶殺手！我不讓她動我的 MSN，就是那裡經常有漂亮寶貝在問候我，而這不過是我諸多的行為模式而已！安志想到這裡，不覺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脖子，他聽到菲菲那輕微的鼻息聲和那兩片均勻豐滿的嘴唇裡吐出的氣息！他用手撫了撫她的髮，心裡有些微的愀然，他用唇去印她飽滿的圓額時，菲菲居然在酣睡中轉過身去，並且用手指抓了抓自己的額頭。

她不知道我早已沒力氣愛人了嗎？

她知道嗎？她可能只知道我喜歡她，過不久之後，她會像我丟掉的那些女孩一樣開始拼命地自責了！她們都會責備自己不懂我，惹毛了我，而拼命想修正自己！

我就把「自責」當禮物送她好了！

沒有任何一次失誤過！安志不都是全身而退的！

所以大年初四他就如計劃所行的告訴菲菲，他要開車帶他母親回中部母親的娘家去看親戚。我初八就回來，他開車把菲菲送回她家的樓下時，鄭重其事地深情而正經八百地瞪著菲菲，車の後座還坐著安志的娘，也囑咐著菲菲，妳咳嗽回家要喝咳嗽糖漿，別忘了！那眼神和前座的安志如出一轍，菲菲這麼想著，她爲什麼突然那麼關心我？怪怪的，是把我當未來的媳婦看嗎？又不像。

前一天他們母子還吵過架，爲了大年初一，家裡來了三個安志的男女朋友，說要摸八圈，三缺一，安志上去以後，手風順到不行，幾圈下來已經贏了三千，安志他娘就在旁嚷著要安志讓她上牌桌，安志拗不過他娘，賭氣下來，從此他娘就一路輸錢。

菲菲年初二去時，母子還在拌嘴，安志鐵青了臉，他朋友帶來的那女的，輸了也不付錢，還教別人給她車費回家，安志他娘就說安志這些朋友非善類，安志劈頭就大吼！這女生是誰我都不知，又不是我請伊來的！但我是你媽媽，我說的話你要聽！攏係爲你好！但我不是說過，那女的跟我不認識嗎？要我說幾遍啊！

菲菲後來還爲母子吵架圓場，安志他娘聽菲菲嗓音沙啞地用手撫著她說：「阿姆！邁生氣！莫要緊啦！」，不禁莫名地感動起來，又有些羞澀地說：「歹勢啦！」，並且拿咳嗽糖漿給菲菲喝，她看著菲菲把糖漿嚥下去時的表情，菲菲覺得她一派慈母的樣子，敢情比她娘周曉賓要來得偉大感人，但又忽然間脫口而出告訴菲菲，女孩子要懂得保護自己的身體！

這話往後就常在她耳邊響起，開始還疑疑惑惑地，莫非話中另有深意？

安志走後三天，手機全關，一直到初八的晚上，才捎了通電話給菲菲，劈頭先問菲菲妳在哪裡？做什麼？菲菲說我在外頭和朋友吃飯，男的女的，我同學啦！菲菲按捺著三天音訊全無的不快說道。欸！這幾天玩好多地方，跑好遠喲！累死了！我明天就回來了！

「嗯」！安志很不高興菲菲回答的那種口氣，但他絕口不問妳怎麼了？之類的話。

菲菲回到家裡，再度打安志的手機，又關了，顯然他是抽空出來撥電話，撥完便關機的，菲菲頓時覺得身體掉進了冰窖，喉嚨更加窒息，沒法吞吐氣息，她想，我會不會碰到玩家了？

安志在幹嘛！他人呢？他真的是帶他娘回中部嗎？菲菲突然靈機一動，打電話到安志的家裡，看安志伊媽「治厝無」？電話那邊，安志的娘清清楚楚的嗓音說：「喂！ㄗㄨㄟ啥郎？」菲菲嗒然地放下了話筒！

大年初九晚上，晚飯過後菲菲才又接到安志的手機，他說他在返北高速路上，菲菲嚴肅地問他這幾天人在哪兒？做什麼？爲什麼不接我的手機？你媽真的有下台中嗎？她不是在台北嗎？口氣甚爲不悅。

安志說，妳幹嘛這樣問，他目前獨自一人駕車是確定的，而他的娘在台北也是確定的，菲菲小傻瓜的身份從此更加確定也是真的！妳早輸了！菲菲小姐，安

志只差沒把話說出來，戲還要再演一陣子，安志的心究竟還砰砰地跳了一陣，不管他返中部看他那有點名存實亡的妻或已滿週歲的小仔仔，他們可真是一家三口跑了不少地方去旅遊呢？難道他門上的囍字是白貼的，那廚房的繡幃門楣是白掛的？

我家親戚本來就很多呀！他們帶我到處玩，又不要我花錢，到了關山去洗溫泉，在山裡手機沒訊號是常有的事呀！至於我媽在哪裡？妳怎麼不問她？妳大可以問她呀！我怎麼知道？她有她的朋友一起玩牌！

妳這樣問話我很不舒服，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隱私，妳應該尊重別人的隱私……菲菲覺得自己被人掃了一記耳光！

安志不自覺講得聲色俱厲起來，他想起他母親抱著他哀哀哭泣的時候，他約略地知道爸爸和別的女人走了，那時他才六歲，從小就立志要飼媽媽，大漢時要孝順媽媽，從此也沒見過自己的父親一面，聽說他那俊俏的臉是遺傳父親的，但生命裡的伴侶不是這些漂亮寶貝，也不是台中那婚姻欄裡沒寫名字的配偶，他真正的生命共同體及合夥人是他的娘許秀滿女士。

他父親還活著嗎？他一點消息都沒給過他！這是誰的錯？哪些女人帶走了他的爸爸？是不是都是些漂亮女人惹的禍？而他的家園是這六歲神氣的小男孩打理建立起來的，在這裡，國王是他，王后是他的媽！

欸！我有要問你的隱私嗎？沒有是不是！所以各人有各人的隱私！這回安志是這麼說的，而且，他好整以暇地等著菲菲向他賠不是！

菲菲現在是無業遊民，一位等著接通告的無名小「模特兒」，出門不都是安志買單嗎？

安志又恢復了老闆的身份向菲菲說話，妳講話一定要輕聲細氣，不能沒禮貌，阿工作要趕快找啦！妳哥哥也要負起責任來養媽媽，怎麼都推給妳！

菲菲沒說其實現在我也是我媽養呢？但這是暫時的！

像一座被放在水面的橋，橋的投影又清晰又簡單，像另一座造景，但它偏偏騙過了真正橋它自己本尊的身影。它騙過了真的本身，安志騙過了菲菲，他使自己的身影落在水上，水上的橋是無法溝通過渡的，就那麼簡單的把安志的某些自我遮蓋住了！他的自我在造影裡沉沉浮浮。

過完年後，他們潦潦草草地吃過一次晚餐，把菲菲送回家後，安志坐在駕駛座上，像個倔強的小王子，他欽佩自己的毅力、決心及冷靜，他心裡想著自己忠於工作的正當性，他和他爸爸其實沒什麼不一樣，但他又是媽媽的兒子，這就夠了！

他們從此不再見面！

菲菲哭了兩天之後，突然之間覺得大夢初醒，她不想接那些微末節的通告了，她正式上網求職，一個多禮拜內就找接到了兩份要她去面試的通知；一家是貿易公司的英文秘書，但是周六要上半天班，另一家徵材的是個外貿公司的助理兼 PR，每週五天班，周末休假，一年十四個月的月薪，面試時雙方都甚為愉快歡洽。對方認為菲菲的資歷很完整，爲了適材適用，還特地去電謝人力銀行的人。

菲菲不再想安志了，一個多月的戀情到此剎車，彷彿劫後餘生！原來建立自己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比任何戀愛都來得重要！而她的媽周曉賓，終於在一旁把她提心吊膽地日子給輕輕放了下來，喘了一口大氣！

菲菲下班回來，竟然熱淚盈眶地對周曉賓說：天呀！有工作真好！我得救了！

看來，沒有人可以不從啓示錄的角度來看待生活了！

是什麼和什麼就從此分離了呢？

忠於自己和忠於自己變態的本質，形成了人最大的衝突！沒有人是屬於這唯一的時刻的。

但是，將自己的本質強加於人，並且把它當成普遍意志的人卻比比皆是！

周曉賓覺得跨越世紀的欄柵，彷彿像是一場夢境。她昏昏噩噩的進入二十一世紀，彷彿她自己就是一道閃光，一些詞彙或殘破不全的句子，但她非常明白她不是一切的人，她不是！

就如同她選擇的閱讀及寫作一樣。

她不是！但她明明就是的！她避免的東西，就是她必須面對的東西。

睡眠已經不再是她的均衡器了，夜晚的睡眠可以撫慰她年輕時的傷痕及身體，但現在不能，有一次茗亭在深夜時和她通了一個電話，茗亭告訴了她目前所面臨外界的一些誤解及危機，也許觸到了相同的內在情境，她果然在小睡一會兒之後，便被內心的聲音喚醒，那聲音似乎在她深井似地夢境裡警告她，妳怎麼辦！妳一事無成！

因此她醒來之後，一直怔忡到四、五點，想盡辦法才再又睡去！然後，在破曉又嘈雜的城市微曦裡再度醒來，再度她仍被那深沉的警示器所困擾，或者，是一種氣息，在三月天裡，到處都是濕濕的氣味，味道在夜晚時變淡，在薄暮時最爲濃烈，她身上老有一部警示器，不管風吹草動，暗夜中的一點點震動，這一切象徵著罪和許許多多她已不能進行的計劃及行動！她躺在床上似乎是睡著又似乎是醒著。而一切白日裡靜享的時間，在這裡都成了詭異。

她也許在微曦中起來，回去床上再睡個回頭覺，真正的一天才開始就已接近了中午。她必須搶那一丁點兒的時間去菜市場抓點什麼，有時周曉賓她對一個讓人討厭的，嘴巴愛佔人便宜的菜販子生氣；她說，我不買了，錢還給我！你的客人絕對不少我一個。

她也對貓開始生氣，她對摩西生氣，爲了尿片的事，她一定是相信貓應該知道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的，所以她才生氣的。而她就是這麼想，所以那天她又揍了另一隻叫嘟嘟的那隻神經病貓，那隻貓非常「俗辣」，而且不上道，妳摸牠的頭，牠彷彿認爲妳在討好牠，尾巴一甩，毛皮還皺一皺，掉頭就走，從此周曉賓就不理牠，牠的貓砂放在種花的陽台一角，積了很久也不清理，她把花整理得很清爽，蘭花盆都在抽花苞了，她有時剪枝掃落葉，彷彿看不到那盆令嘟嘟十分難堪的貓砂。

她覺得自己有些瘋瘋癲癲的，她還打過那隻個性古怪的貓，那貓也不肯跟她

照面，每天躲在菲菲的衣櫥裡睡大覺，睡飽了再伺機出來吃貓食，趾高氣揚的不理人，一股流氓氣，古怪乖謬極了！法國朋友送的土耳其碗，第二天就被她掃到地上打破！她瞪著那隻從小被菲菲撿回來，菲菲如今也不太理會，愛在沙發上尿尿的貓！

不，一切感受過的東西，都在進行質變，至於古怪乖謬或失了某些默契連繫，就像時間中所承續經營往前看的意義早已變質，而你接受這嘲弄及活下去的非正義的力量有多大。

她可以聞到時間在戶外的暮色裡發出那種沙沙沙的車聲似的流水音，那種雨絲中的光線朦朧，那種把髮吹了一半，把吹風機停在半空中的噪音及呆滯，那種怒氣以及心頭鬱集的碎片，那種種時間的拍翅聲響，那突兀又尖銳的言語，那蝴蝶蝶翼下的陰影及影睫，隱身在窗簾之後的種種，那時她母親一遍又一遍地喃喃自語，吵著要人把她推到雨中，做一日中的六度散步！叨著那些自以為是的五十年前虛構的舊事，光線朦朧的黃昏裡，她看到她的菲菲過了沒有任何蛋糕及卡片的二十五歲生日！她看到青春那一閃而過的詭異及危機，毫無辯駁的餘地。

話機響了，是她的父親周鴻駿的聲音，是的，爸爸，很不巧，現在我家有客人，明天上午我要做禮拜，吃過午飯我會去你那兒，哦！談房子的事情，房子嗎？要大衛趕快搬家，好的！我明天下午會去您那兒，那是晚餐過後的事情。

她把長沙發的一頭翹起來，老天，底下的裡布都是濕的，在三月天，太潮濕了，手機又響了，是歐品欽來的電話，哦！我要告訴妳我在台南，明天去高雄、嘉義，後天再回去台南，我在成大有演講，妳還好嗎？她說嗯！可以啦！開學了嗎？是的開學了！她真想告訴他，不要再打電話給我，也不必再關心我什麼了！沒用的！我們早已是兩個世界的人！為什麼不這麼說呢？

就這樣她把臥室的燈打開，她進門時看到牆上那幅自己在一九九八年畫的油畫，一座無人的廢園，草木葳蕤，而樹影灑在屋頂上，有些悲傷的況味，而這三月的黃昏也是的，這時暮色只是一些黃灰色的塵埃，暗影中的塵埃，遍佈整座宇宙，而車聲激起的灰塵，塵味仍然升騰到公寓的陽台上及有燈影的臥室中，再輕輕飄浮灑落在地板上。

車子在黑暗中疾馳而過，然而不會有一輛車停在菲菲家的樓下。